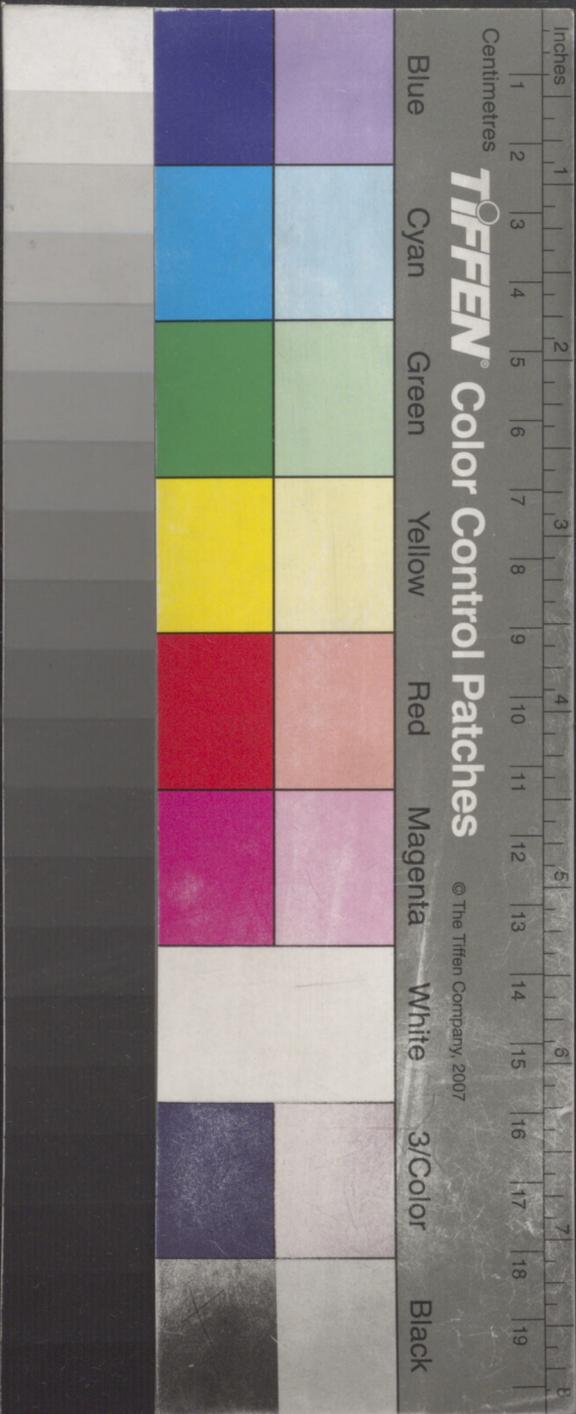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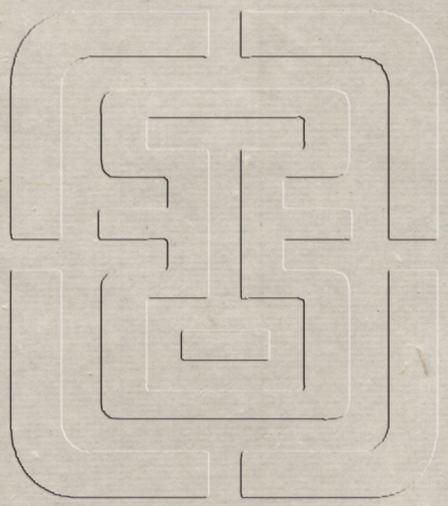
53



法苑珠林

三四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十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賞罰篇第九十一

述意部

夫好生惡死含識之所同欣喜怒利害仁智之所不免是以居終蹈義或愜於情枉性傷和每切餘恨史遷曰死有輕於鴻毛莊周日生則重於天下生死違性則怨酷冥道賞罰乖序則哀聲氣結影響於耳目寤寐於精爽無往不復吁可畏哉庶權豪之地覽明鏡而絀威利欲之情啓元龜而克念無辜者獲腰領

之全履福者同劫石之壽也

引證部

如百喻經云昔有二人共種甘蔗而作誓言種好者賞其不好者當重罰之時二人中一者念言甘蔗極甜若壓取汁還灌甘蔗樹必得勝既取汁溉冀望滋味反敗種子所有甘蔗一切都失世人亦爾欲求善福恃已豪貴倚形挾勢逼脅下民陵奪財物用作福善不知將來反獲其殃如壓甘蔗彼此都失阿育王經云昔阿育王婦蓮華夫人產一子面貌端正依付法藏名曰目似駒那羅眼因字駒那羅王甚愛敬長爲取

婦字真金鬘後共王至雞頭摩寺到上座所上座夜奢知必失眼常爲說法眼無常相王大夫人帝失羅義見眼端正染心逼之子聞掩耳不順其志夫人瞋恚常求其短欲挑其眼後時北方乾陀羅國城名得义尸羅人民叛逆王遣鎮之後時王病口中糞臭身諸毛孔糞汁流出無人能治勅喚駒那欲紹王位帝失羅义聞已念言彼若爲王我無活理卽作方便而白王言我能治王卽勅國內似王病者皆勅將來我爲治之時有一兒有如此病婦爲問醫醫語將來爲汝治之既至醫所卽送與夫人夫人煞之破腹見蟲

上去糞墮下行亦爾與種種藥不能令死後乃與葱
蟲便卽死以是因緣勸王食葱王食蟲死逐糞道出
王病得差語夫人言欲得何願答言欲得七日作王
王卽聽之旣得王已詐作王書語得又人云駒那羅
有大罪過急挑眼出詐作書已竟向王眠睡偷王齒
印王夢驚覺語夫人言夢見二鷲欲挑我子駒那羅
眼言已還眠復夢覺語夫人言夢見駒那羅頭髮甚
長在地而坐夫人安慰王復還眠眠已夫人得印印
書遣使賫去王復夢見牙齒墮落曉召相師占夢吉
凶師言此夢必是王子失眠之相王聞合掌歸命四

方護佛道神信法僧者願護我子書至彼國駒那得
書卽信其語雇旃陀羅使挑其眼無肯挑者但緣業
熟自然有人面十八醜來求挑眼王語醜人先挑一
眼著我手中舉刀向眼一切人民稱怨大喚怪哉苦
哉啼哭懊惱不能自勝又付法藏傳云求一惡人令
出右眼置掌觀之便念耶舍本所勸誠而作是言說
眼無常猶如幻化昔時奇妙今觀何愛當捨危朽之
法專求最勝清淨慧眼作是觀時得須陀洹更出一
眼重深思察厭惡情至得斯陀舍其妻金鬘聞夫挑
眼號哭雨淚驚泣而來見已悶絕良久乃穌時駒那

羅以偈曉之曰

昔吾爲惡業 今日還自受 一切世間苦

恩愛會別離 汝當諦思惟 何應大啼哭

又阿育王經云時駒那羅王答婦我等自造今日受之恩愛會離何用啼爲使人驅出夫婦相將彈琴歌乞以自存活展轉而行歸還本國欲入王宮門人約之卽至門外象廐中宿向曉彈琴自宣苦事王聞琴聲情切憶子卽遣人喚旣至王所王見眼盲形容瘦惡衣裳弊壞都不識別見少形相尋卽問言汝是我子駒那羅不答言我是王聞其語悶絕躡地水灑乃

蘇抱著膝上手摩拭眼啼泣而言汝眼本似駒那羅故遂爲字今悉無有以何爲名誰挑汝眼使汝辛苦憔悴乃爾速疾語我我今見汝形體憔悴譬如猛火燒我身心都悉壞盡子語王言願莫憂惱我自造業不可然他得父王書齒印勅挑王立誓言若我勅挑當自截舌若與齒印當拔我齒若我眼見自挑其眼王後推察知是羅叉作書遣挑王呼罵曰不吉惡物何地載汝汝於今者不自陷沒汝實我怨詐懷親附種種罵訖積胡膠火而燒煞之又付法藏傳云時駒那羅王子起大悲心而白父言今若加報於彼必當

撰述
治政
累劫共爲怨害譬如因聲卽有響應亦如嬰兒未識
義理罵辱父母無謙敬心而此父母豈於其兒起瞋
恨耶一切衆生亦復如是常爲煩惱之所覆蔽愚癡
無智猶如小兒云何仿彼而生瞋恚王心毒盛不受
其語大積薪油而焚煞之又阿育王經云爾時諸比
丘見而問尊者優波鞠多有何因緣尊者答曰駒那
羅往昔波羅奈國作一獵師於山窟中得五百鹿若
都殺者肉則臭爛挑其眼出日食一鹿從是已來五
百身中常被挑眼又於過去拘留孫佛入涅槃後時
有國王名曰端嚴爲起石塔七寶莊嚴王死之後有

一惡王名曰不信壞塔取寶唯留土木駒那爾時爲
長者子還以七寶修治此塔復造大像共佛齊等發
誓願言使我來世如似此佛得勝解脫緣本造塔生
尊貴家由昔作像常得端正以發願故今獲道迹又
依王玄策西國行記云其王心知繼室姦宄飲氣而
怒剩加刑繼室所是時輔佐並流配雪山東北磧鹵
不毛之地摩訶菩提寺聖僧名宴沙大阿羅漢王聞
高德携盲子具白前事垂哀眼明僧受王請普告國
衆吾明晨說深法人持噐來以承涕淚是日道俗競
馳遠赴聞說十二因緣時衆悲傷泣血而已收淚總

置金槃師立誓曰向所說法其理若當願以衆淚洗
王子目令得復明理若不當盲目如故於是將淚洗
眼眼遂平復時王及子不勝喜慶時衆咸悅皆稱善
哉聖力乃爾王子卽是駒那羅王於今塔猶存焉又
佛本行經云爾時世尊乞食時至著衣持鉢獨自而
行欲乞於食漸漸到彼大兵將村入彼邑已卽詣兵
將婆羅門家到其家已卽便進入於其門內鋪座而
坐爾時兵將大婆羅門有於二女一名難陀二名波
羅時彼二女出向佛邊到佛所已頂禮佛足却住一
面佛爲說法得須臾洎果乞受三歸五戒已卽取佛

鉢將好香美飲食滿盛鉢中以用奉佛爾時世尊受
彼食已從村而出爾時提婆大婆羅門從他轉聞彼
大沙門來至於此聞已卽作思念我昔曾請彼大沙
門許施飲食我今貧煎當作何計妻報夫提婆言乞
聽可說未審爾不我憶往昔年少之時兵將大婆羅
門曾弄於我欲求世事我時不聽彼暫指觸而今聖
夫將我與彼行於世事從其隨索多少錢物得已而
爲彼大沙門作食布施爾時提婆報其妻言此事不
然我婆羅門理不合作如是之事其提婆卽詣兵將
所白言善哉善哉唯願借貸我五百錢若能償此

事善哉脫不能償我之夫婦二人詳共入汝家爲汝
作力爾時兵將卽與提婆錢足五百而語之言汝今
將去隨意所用其事若訖更不得傳從他借貸持以
償我如汝所要身自出力覓錢與我爾時提婆從兵
將邊依法受取五百錢已至自己家付與其妻備辦
飲食既詣林中而往佛邊欲請如來善哉大德沙門
瞿曇唯願受我明日飯食是時世尊默然受請辭佛
而去至自己家城內一切巷陌皆買熟食爾時提婆
卽於彼夜嚴備多種甘美飯食其夜悉辦如是諸味
過夜天明家內灑掃鋪牀座訖卽至佛邊長跪諮白

飲食已辦願赴我家爾時世尊既至食時著衣持鉢
漸漸而行至提婆家隨鋪而坐夫婦自手擎持多種
微妙清淨衆味飲食立於佛前以奉世尊唯願如來
自恣而食是時提婆奉佛食訖別於佛邊鋪座而坐
坐已世尊卽爲提婆如應說法令歡喜已從座而起
隨意而去爾時提婆送佛而出其提婆妻從他借衣
著見佛出還卽便解衣置於一處而掃除地時有一
賊忽爾來偷其衣將去時妻爲失衣故心大愁惱提
婆送佛還家見婦大亂卽便問言何故如是煩惱妻
報夫言當知所借衣不知誰偷忽然失去是時提婆

聞此語已心地迷悶不知所爲作如是言我以從他
貸五百錢用爲供具汝今從他借衣而著忽復失去
我家貧短以何備償當作何計爾時提婆求欲自死
卽便徃至屍陀林中上大樹上欲自撲地而不能墮
卽復大愁然彼賊人執其衣裳至屍陀林忽爾還來
在於提婆所上樹下掘地埋之以土覆上於上大
便放訖而去時彼提婆在於樹上遙見此事賊去以後
從樹而下掘取其衣還將向舍時提婆妻掃除舍內
處處分除其屋一角忽然自陷低頭觀覩地下見有
一赤銅瓶其中有金乃至略說見第二瓶第三第四

悉皆是瓶更復觀看其下更見一赤銅甕亦滿中金
彼見金已卽大驚叫指示夫言聖夫聖夫速來速來
我已得之爾時提婆聞婦聲已作是思惟此婦可憐
何故失心如是否語云我已得於物其前他處借衣
失去我已得衣現在此其何故唱言我已得之是時
提婆將衣入家問其妻言居家著者汝何所得彼婦
卽便指示其金語言聖夫我得此已也是時提婆復
語妻言汝所失衣我亦得也而彼婦取衣向所借處
還歸其主爾時提婆作是思惟我今獨自不能淹消
食多許金卽便携將五百錢直還向兵將邊而償其

債到已語彼大兵將言我從仁者貸五百錢今以還
汝是時兵將語提婆言我前語汝不得從他舉錢償
我唯出自家身力償我提婆復言我不從他貸取此
物兵將復問汝從何得提婆報言我從地得此之金
藏彼不承信爾時提婆即將兵將到自已家示其金
藏爾時兵將見一聚炭語提婆言汝何誑也語我是
炭用作金相是時提婆復更重語彼兵將言此實真
金非是火炭如是再過三過已以手觸彼金藏唱示
言此是金非炭復作誓願如我善業因緣力故得此
金者乞示兵將見如此語已炭卽爲金兵將見此地

藏金已復問汝今供養阿誰爲天爲仙并及善人而
彼與汝如是願報提婆報言我於今日家唯供養是
大沙門奉施飯食或應藉彼功德果報當成兵將報
言此之金藏悉皆是彼善業因緣故生此報無人能
奪無人能斷汝莫作疑安隱而食爾時提婆作如是
念以施大沙門食生大功德心生歡喜踊躍無量遍
滿其體復詣佛邊重請佛至家飯佛以後夫妻二人
鋪座聽法佛知彼等心行體性諸使薄少爲說四諦
得須陀洹果時諸比丘卽諮問言彼之提婆及妻等
昔作何業得此果報復至佛邊得諸聖法更造何業

先貧後富一旦如是佛告比丘昔迦葉佛所受三歸五戒而不行布施者今提婆是然命終乞願願值於我以是因緣今得值我以不行布施今得貧報隨將食布施於我得現世報以是因緣汝諸比丘輩等應當須向佛法僧邊生於恭敬希有之心猶如提婆身現受福以慳貪不肯布施今受貧賤困苦之患頌曰

有義便合

無義便離

離卦非吉

合象成規

有功可賞

無功可治

勿得枉濫

反報無疑

感應緣

略引一十三驗

周杜國之伯恒

漢王濟左右

漢羽林中郎游殷

晉富陽縣令王範

晉張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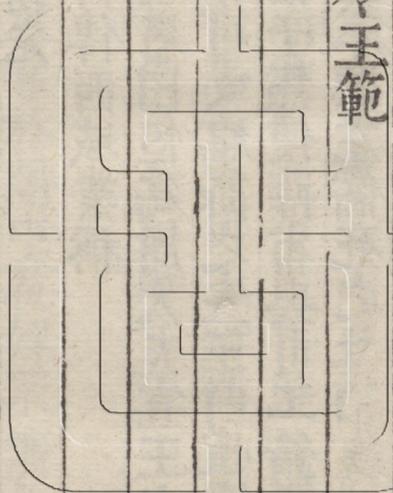
晉羊珊

晉孔基

晉庾亮

齊真子融

齊文宣帝高洋



梁劉大夫不得字

陳武帝陳霸先

唐王玄策行傳西域業稱

周杜國之伯名曰恒爲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恒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于焦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其友左儒九諫而王不聽左儒死之杜伯旣死卽爲人見王曰恒之罪何哉王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杜伯杜伯猶爲人而至

言其無罪司工錡又爲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與我謀而殺人吾所殺者又皆爲人而見當奈何乎皇甫曰殺祝以謝之宣王乃殺祝以兼謝焉又無益也皆爲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此爲罪而殺臣也後三年遊於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衣司工錡爲左祝爲右朱衣朱冠起於道左執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伏于弓衣而死

漢時王濟左右嘗於闇中就婢取濟衣物婢欲姦之其人云不敢婢言若不從我我當大叫此人卒不肯

婢遂呼云某甲欲奸我濟卽令人殺之此人具自陳
訴濟猶不信故牽將去顧謂濟曰在不可受要當訟
府君於天後濟乃病忽見此人語之曰前具告實旣
不見理今便應去濟數日卒

漢時游殷字幼齊漢世爲羽林中郎將先與司隸校
尉胡軫有隙軫遂誣構煞之殷死月餘軫得病目睛
脫但言伏罪伏罪游幼齊將鬼來於是遂死

晉富陽縣令王範有妾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閣下丁
豐史華期二人奸通範嘗出行不還帳內都督孫元
弼聞丁豐戶中有環珮聲覘視見桃英與同被而卧

元弼叩戶扇叱之桃英卽起攬裙理鬢躡履還內元
弼又見華期帶珮桃英麝香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
謗元弼與桃英有私範不辨察遂煞元弼有陳超者
當時在座勸成元弼罪後範代還超亦出都看範行
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逕曳將
去入荒澤中電光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曰
吾孫元弼也訴寃皇天早見申理連時候汝乃今相
遇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旣爲事主當先殺之賈景
伯孫文度在太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錄桃英魂魄
亦收在女青亭者是第三地獄名在黃泉下專治女

鬼投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楊都詣範未敢說之便見鬼從外來逕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獸連呼不醒家人牽青牛臨範上并加桃人左索向明小蘇十許日而死妾亦暴亡超亦逃走長干寺易姓名爲何規後五年三月三日臨水酒酣超云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可一升許數日而殂

晉時張駿據有涼州忌害鎮軍將軍武威陰鑿以其宗族强大而多功也遂諷其主簿魏纂使誣鑿謀反駿逼鑿自殺後三年纂病見鑿在側遂死

晉時羊珊字懿彭祖晉世廬陵太守爲人剛克麤暴恃國姻親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煞征西大將軍庾亮摠送具以狀聞有司奏珊殺郡將吏及民簡良等二百九十人徒謫一百餘人應棄市依八議請宥顯宗詔曰此事古今所未有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何八議之有可獄所賜命珊兄子賁先尚南郡公主自表解婚詔不許琅瑯孝王妃山氏珊之甥也若以爲請於是司徒王遵啓珊罪不可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如感動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於是下詔下曰山太妃唯此一舅發言摧鯁乃至吐血情慮

深重朕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
難忍之病以致頓弊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珊生命
以慰太如渭陽之恩於是除名爲民少時疾病恒見
簡良等曰枉豈可受今來相取自申黃泉經宿而死
晉時會稽孔基勤學有志操馮結族人孔敞敞使其
二子以基爲師而敞子並凶猥趣尚不同基屢言之
於敞此兒常有忿恚敞尋喪亾服制旣除基以宿舊
乃賁羊酒往看言子子猶懷宿怨潛遣奴於路側煞
基奴還未至仍見基來張目攘袂厲聲言曰姦醜小
豎人面獸心吾蒙顧在昔敦戢平生有何怨惡候道

見害慢天忘父人神不容要當斷汝家種從此之後
數數見形孔氏無幾大兒向廁忽便絕倒駱驛往看
已斃於地次者尋復病殂兄弟無後

晉時庾亮誅陶稱後咸康五年冬節會文武數十人
忽然悉起向階拜揖庾驚問故並云陶公來陶公是
稱父偏也庾亦起迎陶公扶兩人悉是舊怨傳詔左
右數十人皆操伏戈陶公謂庾曰老僕舉君自代不
圖此恩反戮其孤故來相問陶稱何罪身已得訟於
帝矣庾不得一言遂寢疾八年一日死右此八驗
出宛魂志
齊真子融齊世嘗爲井陘關檢租使贓貨甚多爲人

所紉齊主欲以行法意在窮治乃付并州城局叅軍事崔瑗與中書舍人蔡暉共考其獄然子融之事皆在赦前瑗等觀望上意抑爲赦後子融臨刑之際冤訴百端既不見理乃誓曰若此等平吉是無天道後十五日法瑗無病暴死經一年許蔡暉卧疾膚肉爛墮都盡苦楚百許日方殂

齊文宣帝高洋既死太子殷嗣位年號乾明文宣同母弟常山王演本在并州權勢甚重因文宣山事隨梓宮出鄴以地望見疑仍留爲錄尚書事王遂忿怒潛生異計上省之曰内外百僚皆來集會卽收縛乾

明腹心尚書令楊遵彥等五人皆爲事狀奏斬之尋亦廢乾明而自立是爲孝昭帝後在并州望氣者奏鄴中有天子氣平秦王高歸彥勸煞乾明遂鎖向并州盡之其年孝昭數見文宣作諸妖怪就其索兒備爲獸襖終不能遣而死

梁江陵陷時有關內人梁元暉俘獲一士大夫姓劉位日新城失其名字先此人先遭侯景亂喪失家口唯餘小男年始數歲躬自擔抱又著連枷值雪塗不能進元暉逼令棄去劉君愛惜以死爲請遂強奪取擲之雪中杖拍交下駢感使去劉乃步步迴首號叫

斷絕辛苦頓弊加以悲傷數日而死死後元暉日日見劉曳手索兒因此得病雖復對之悔謝來殊不已元暉載病到家卒終

陳武帝霸先旣害梁大司馬王僧辯次討諸將義興太守韋載黃門郎放第四子也爲王公固守陳主頻遣攻圍不克後重征之誘說載曰王公親黨皆已殄滅此一孤城何所希冀過爾相拒耶若能見降不失富貴載答曰士咸知己本爲王公所以抗禦大軍致成讎敵今亦承明公盡定江左窮城自守必無生路但鋒刃屢交殺傷過甚軍人忿怒恐不見全老母在

堂彌懼禍及所以苟延日月未能束手耳必有誓約不敢久勞神武陳主乃遣刑白馬爲誓載遂開門陳主亦示寬信還揚都後陳主卽位遣載從征以小遲晚因宿憾斬之尋於大殿看事便見載來驚起入內移坐光嚴殿載又逐入顧訪左右皆無所見因此得

病死

右四驗出冥祥記

唐王玄策行傳云摩伽陀國法若犯罪者不加拷掠唯以神稱稱之稱人之法以物與人輕重相似者置稱一頭人處一頭兩頭衡平者又作一符亦以別物等其輕重卽以符繫人項上以所稱別物添前物若

人無罪即稱物頭重若人有罪則物頭輕據此輕重以善惡科罪剗眼截腕斬指則足視犯輕重以行其刑若小罪負債之流等並鎖其兩脚用為罰罪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十

校譌 第十七紙

十六行晴宋南藏作精

第十四紙

十四行天北藏作大

音釋

紬 尺律切

宄 居洧切

睚 睚牛懈切

倂 芳符切

剗 烏歡切

剗七迹

古切磧鹵沙

魚倚

睚牛懈切

睚牛懈切

睚牛懈切

漢薄確之地

與侃同

所虜獲也

烏歡切

剗七迹

也腕烏貫切

魚厥切

與侃同

所虜獲也

剗七迹

太倉王夫人魏氏施贊刻此 法苑珠林第一百十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願堂唐士公書 深水下識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十一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利害篇第九十二

述意部

夫三界含識四生稟命六情攀緣七識結業欲火所燒貪心難滿事等駛河乍同沃焦故以尺波寸影大力所不能駐月御日車雄才莫之能遏其間飲苦食毒抱痛銜悲身口為十使所由意思乃八疵之主皆為愛著妻子財色鈎鞞致使無始至今恒受八苦自作教他相續不絕見善不讚聞惡隨喜焚林涸澤走

犬揚鷹窮鄭衛之響極甘旨之味戲笑爲惡倏忽成
非侮慢形像凌踐塔寺不敬方等毀離和合自定權
衡棄他升斗愧心負理慚謝欺親雖七尺非他方寸
在我而能惺其情在人未易恣此心口衆罪所集並
願道俗各運丹誠洗蕩邪貪未離慾火身口清淨行
願具足消三障業朗三達智五眼六通得意自在五
蓋六塵於茲未絕也

引證部

如大莊嚴論云佛言我昔曾聞有一比丘在一國中
城邑聚落競共供養同出家者憎嫉誹謗比丘弟子

聞是誹謗白其師言某甲比丘誹謗和上時彼和上	聞是語已卽喚謗者善言慰喻以衣與之諸弟子等	白其師言彼誹謗人是我之怨云何和上慰喻與衣	師答之言彼誹謗者於我有恩應當供養卽說偈言	如電害禾穀	有人能遮斷	田主甚歡喜	報之以財帛	彼謗是親厚	不名爲怨家	遮我利養電	我應報其恩	如彼提婆達	利養電所害	由其貪著故	善法無毫釐	如以毛繩戮	皮斷肉骨壞	髓斷及爾心	利養過毛繩	絕於持戒皮	能破禪定肉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折於智慧骨 滅妙善心髓 由貪利養故
不樂閑靜處 心常緣利養 晝夜不休息

又禰寶藏經云爾時阿闍世王爲提婆達多日送五百金飯多得利養諸比丘皆白世尊知佛言比丘莫羨提婆得利養事卽說偈言

芭蕉生實苦 蘆竹葦亦然 駞驢懷妊死
騾驢亦復然 愚貪利養苦 智者所嗤笑

是故佛語比丘利養者是大災害能作障難乃至羅漢亦爲利養之所障難比丘問言此能作何障佛言利養之害能破皮破肉破骨破髓爲破精戒之皮禪

定之肉智慧之骨微妙善心之髓又百喻經云昔有婆羅門自謂多知無不明達欲顯其德遂至他國抱兒而哭有人問言汝何故哭婆羅門言今此小兒七日當死愍其夭傷以是哭耳時人語言人命難知計算喜錯或能不死何爲見哭婆羅門言日月可暗星宿可落我之所記終無違失爲名利故至七日頭自煞其子以證已說時諸世人却後七日聞其兒死咸皆歎言真是智者所言不錯心生信服悉來致敬猶如佛之四輩弟子爲利養故自稱得道有愚人法殺善法子詐現慈德故使將來受苦無窮如婆羅門爲

驗已言殺子惑世又百喻經云昔有一人其婦端正
唯有鼻醜其夫出外見他婦女面貌端正其鼻甚好
便截他鼻持來歸家急喚其婦汝速出來與汝好鼻
卽割其鼻以他鼻著既不著復失其鼻唐使其婦
受大苦痛世間愚人亦復如是聞他宿舊沙門有大
名德爲人恭敬得大利養便自假稱妄言有德既失
其利復傷其行如截他鼻徒自傷損世間愚人亦復
如是又百喻經云往有商人貸他半錢久不得償卽
便往債前有大河雇他兩錢然後得渡到彼往債竟
不見得來還渡河復雇兩錢爲半錢債而失四錢兼

有道路疲勞之困所債甚少所失極多果被衆人之
所恠笑世人亦爾求少名利致毀大行苟容已身不
顧禮義現受惡名後得苦報又增一阿含經云世尊
告諸比丘有人似師子者有似羊者云何似師子者
或有人得供養衣食等便自食噉不起染著之心設
不得利養不起亂念無增減心猶如師子王食噉小
畜不生好惡染著之心云何似羊猶如有人受人供
養便自食噉起染著心不知惡道而自貢高猶如群
羊有一羊出群已詣大糞聚飽食屎已還至羊群而
自貢高我得好食諸羊不得是故比丘當學師子王

莫如食糞羊也又毗尼母經云若有比丘於好於惡
心生平等見他得利如已所得心生隨喜如此比丘
堪爲世人作師迦葉入聚落時不礙不縛不取欲得
利者求利欲得福者求福如自己得利歡喜亦復同
之

如手空中轉

無礙無繫縛

若善入聚落

衰利心平等

同梵共入衆

不生嫉妬心

汝所親識舍

無別新舊處

是名師行法

又佛藏經云舍利弗汝今一心善聽我當語汝若有
一心行道比丘千億天神皆共同心以諸樂具欲共

供養舍利弗諸人供養坐禪比丘不及天神是故舍
利弗汝勿憂念不得自供養又云或有比丘因以我
法出家受戒於此法中勤行精進雖天神諸人不念
但能一心精進行道者終亦不念衣食所須所以者
何如來福藏無量難盡舍利弗設使一切世間人皆
共出家隨順法行於白毫相百千億分不盡其一舍
利弗如來如是無量福德若諸比丘所得飲食及所
須物趣得皆足舍利弗是故比丘應如是念不應於
所須物行諸邪命惡法又迦葉經云時五百比丘云
我等不能精進恐不能消信施供養請乞歸俗文殊

師利菩薩讚言若不能消信施之食寧可一日數百
歸俗不應一日破戒受人信施爾時世尊告文殊師
利菩薩言善男子若有修禪解脫者我聽彼人受信
施食又僧護經云爾時舍衛國中有五百商人共立
誓言欲入大海商人共議求覓法師將入大海時問
法師利可得往還衆中有一長者告諸商人我有門
師名曰僧護可請爲師辯才多智甚能說法時諸商
人往到僧護所頭面作禮白言我等欲入大海今請
大德作說法師我等聞法可得往還僧護答曰可白
和上舍利弗商人受教往白舍利弗言可共問佛時

舍利弗及僧護將諸商人詣佛禮已具白所由爾時
世尊知僧護比丘廣度衆生即便聽許時諸商人踊
躍歡喜卽與僧護法師俱入大海未至寶所龍王捉
住時諸商人甚大驚怖互跪合掌而仰問言是何神
祇而捉船住若欲所須應現身形爾時龍王忽然現
身時諸商人即便問曰欲何所索龍王答曰以此僧
護比丘與我商人答曰從佛世尊及舍利弗所而請
將來云何得與龍王答曰若不與我盡沒殺汝時諸
商人卽大驚怖尋自思惟曾於佛所聞如是偈言

爲護一家

寧捨一人

爲護一村

寧捨一家

為護一國

寧捨一村

為護身命

寧捨國財

時諸商人俛仰不已僧護比丘捨與龍王龍王歡喜將詣宮中爾時龍王即以四龍聰明智慧者作僧護弟子龍王白言尊者為我教此四龍各一阿舍第一龍者教增一阿舍第二龍者教中阿舍第三龍者教禰阿舍第四龍者教長阿舍僧護答曰可爾僧護即教第一龍者默然聽受第二龍者眠目口誦第三龍者迴顧聽受第四龍者遠住聽受此四龍子聰明智慧於六月中誦四阿舍領在心懷盡無遺餘時大龍

王詣僧護所拜跪問訊不愁悶耶僧護答曰甚大愁悶龍王問曰何故愁悶僧護答曰受持法者要須軌則此諸龍等在畜生道無軌則心不如佛法受持誦習龍王白言大德不言呵諸龍等所以者何以護師命故作此聽龍有四毒不得如法受持讀誦何以故初默受者以聲毒故不得如法若出聲者必害師命是故默然而受第二閉目受者以見毒故不得如法若見師者必害師命是故閉目而受第三迴顧受者以氣毒故不得如法若氣噓師必害師命是以迴顧而受第四遠住受者以觸毒故不得如法若身觸師

必害師命是以遠住而受時商人採寶迴還至失師處共相謂言我等本時於此失師今若還到佛所舍利弗目連諸尊者等若問於我僧護法師何在當以何答爾時龍王知商人還卽持僧護來付商人告商人曰此是汝師僧護比丘時諸商人踊躍歡喜平安得出爾時僧護問諸商人曰水陸二道從何道去商人白言水道甚遠逕過六月糧食將盡不可得達卽共詳議從陸道去於中路宿僧護告商人曰要離衆宿汝等夜發高聲喚我商人敬諾僧護出衆夜宿坐禪中夜眠息商人夜發迭互相喚僧護不覺卽便捨

去夜勢將盡大風雨起僧護始寤揚聲大喚竟無應者心口念言此便大罪伴棄我去爾時僧護失伴獨去涉路未遠聞捷椎聲尋聲向寺路值一人卽便問曰何因緣故打捷椎聲其人答曰入温室浴僧護念言我從遠來可就僧浴卽入僧房見諸人等狀似衆僧共入温室見諸浴具衣瓶缸噐浴室盡皆火焚爾時僧護共入温室入已火焚筋肉消盡骨如焦炷僧護驚怖問諸比丘汝是何人比丘答言閻浮提人爲性難信汝到佛所便可問佛卽便驚怖捨寺逃走進路未遠復值一寺其寺巖博殊能精好亦聞椎聲復

見比丘卽便問言何因打椎聲比丘答言衆僧食飯
尋自思惟我今遠來甚成飢乏亦須食之入僧房已
見僧和集食噐敷具悉皆火焚人及房舍盡皆火焚
如前不異僧護問言汝是何人其人答言更不異前
僧護驚怖更疾捨去進路未遠復值一寺其寺巖麗
更不異前入僧房已復見諸比丘坐於火牀互相拚
捶肉盡筋出五藏骨髓亦如焦炷僧護問曰汝是何
人比丘答言閻浮人爲性難信汝到佛所便可問佛
僧護驚怖復疾捨去進路未遠復值一寺如是人寺
見諸衆僧共坐而食諸比丘言汝今出去僧護踟躕

未及出去見諸比丘鉢中唯是人糞熱沸涌出時諸
比丘皆悉食噉食已火焚咽喉五藏皆成煙焰流下
直過見已驚怖復疾而去其去未遠復見一寺其寺
巖麗如前不異卽入僧房見諸比丘手把鐵椎互相
棒打摧碎如塵見已驚怖復更進路其去未遠復見
一寺其寺巖好亦不異前卽入僧房聞打椎聲僧護
問曰何故打椎諸比丘答言欲飲甜漿僧護卽自念
言我今渴乏須飲甜漿卽入衆中見諸食噐牀卧敷
具諸比丘等互相罵辱諸食噐中盛滿融銅諸比丘
等皆共飲噉食已火焚咽喉五藏皆成炭火流下直

過見已驚怖進路而去其去不遠見大肉地其火焰
熾叫聲號疼苦楚難忍見已驚怖進路而去其去未
遠復見大地如前無異復更前進見大肉甕盡皆火
然熬疼難忍如前無異復更前進亦見肉甕盡皆火
然如前無異復更前進見一肉瓶其火焰熾叫聲號
苦毒痛難忍復更前進見一肉瓶其火焰熾如前不
異復更前進見夫肉泉其火焰熾爛皮浩沸苦聲楚
毒亦不異前見已驚怖復更前進進路未遠更見一
大肉甕其火焰熾苦事如前復更前進見一比丘手
捉利刀而自剝鼻剝已復生生已復剝終而復始無

有休息復更前進見一比丘手捉斲斤自斲斲已復
生如前不異復更前進見一比丘水中獨立口自唱
言水水不息而受苦毒復更前進見一比丘在鐵刺
圍中立鐵刺上苦聲號叫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
肉廳其火焰熾苦聲號叫與前無異復更前進見一
肉栓形如象牙其火焰熾受苦如前復更前進見一
駱駝火燒身體苦聲號叫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馬
一疋火燒身體苦痛號叫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
白象熾火燒身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驢身猛火
燒身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羝羊猛火燒身苦不

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臺大火焰熾苦不異前復更
前進見一肉臺如前不異復更前進見一肉房猛火
燒身苦聲號叫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牀苦火
燒身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秤火燒伸縮苦不
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拘執火燒伸縮苦不異前復
更前進見一肉繩牀火燒受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
見一肉壁火燒搖動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索
火燒受苦復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廁井屎尿涌沸
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高座上有比丘攝心端坐
猛火焚燒苦聲如前復更前進更見一高座受苦皆

上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肉捷椎火燒苦聲亦不異
前復更前進見肉胡歧支胡名拘脩羅猛火燒身受
苦如前復更前進見一肉山火燒爛臭振動號吼苦
不異前復更前進見須曼那華樹火燒受苦亦不異
前復更前進見一肉華樹火燒出聲苦亦不異前復
更前進見肉果樹火燒苦聲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
一肉樹火燒受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柱火
燒受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柱獄卒斧斫受
苦如前復更前進見十四肉樹火燒受苦亦不異前
復更前進見二比丘以棒相打頭腦破裂膿血流出

消已還生終而復始苦不休息僧護比丘出更前進
見二沙彌眠卧相抱猛火燒身苦不休息僧護比丘
見已驚怖問沙彌言汝是何人受如是苦沙彌答言
閻浮提人受性難信汝到世尊所便可問佛見已驚
怖復更前進在路遙見林樹榮茂可樂往趣入林見
五百仙人遊止林間仙人見僧護比丘馳散避去共
相謂言釋迦弟子汗我等園僧護比丘從仙人借樹
寄止一宿明當早去仙人衆中第一上座有大慈悲
勅諸小仙借沙門樹僧護卽得一樹於其樹下敷尼
師壇跏趺而坐於初夜中伏滅五蓋中夜眠息後夜

端坐高聲作唄時諸仙人聞作唄聲悟解性空證不
還果見法歡喜詣沙門所頭面作禮請祈沙門受三
歸依於佛法中求欲出家爾時僧護卽度仙人如法
出家教修禪法不久得定證羅漢果如栴檀林自相
圍遶得道比丘賢聖爲衆爾時僧護比丘與諸弟子
共詣祇洹精舍到於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爾時
世尊慰勞諸比丘汝等行路不疲苦耶乞食易得不
爾時僧護白佛言我等行路不大疲苦乞食易得不
生勞苦得見世尊爾時世尊爲大衆說法僧護比丘
在大衆中高聲唱說已先所見地獄因緣佛告僧護

汝先所見比丘浴室此非浴室是地獄人此諸罪人
迦葉佛時是出家比丘不依戒律順已愚情以僧浴
具及諸器物隨意而用持律比丘常教軌則不順其
教從迦葉佛涅槃已來受地獄苦至今不息○佛告
僧護汝初見寺者非是僧寺亦非比丘是地獄人迦
葉佛時是出家人五德不成四方僧物不打捷椎衆
共默用以是因緣受火牀苦至今不息○第二寺者
亦非僧寺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五德不具
有諸檀越造作寺廟四事豐足檀越初心造寺之時
要打捷椎作廣濟之意是諸比丘不打捷椎默然受

用有客比丘來不得飲食還空鉢出以是因緣受火
牀苦迭相拈捶筋肉消盡骨如焦炷至今不息○第
三寺者非是僧寺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懈
怠共住共相謂言我等今者可共請一持律比丘共
作法事可得如法卽共推覓一淨行比丘共住食宿
此淨行比丘復更推覓同行比丘時淨行人轉轉增
多前怠比丘卽便追逐令出寺外時破戒人於夜分
中以火燒寺滅諸比丘以是因緣手提鐵椎互相摧
滅受大苦惱至今不息○第四寺者非是僧寺亦是
地獄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常住寺中有諸檀越施僧

雜食應現前分時有客僧來舊住比丘以慳心故待客出去後方分物未及將分蟲出臭爛捐棄於外以是因緣入地獄中噉糞屎食至今不息○第五寺者非是僧寺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臨中食上不如法食惡口相罵以是因緣受鐵牀苦諸食器中沸火漫流筋肉消盡骨如焦炷至今不息○第六寺者非是僧寺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不打捷椎默然共飲衆僧甜漿恐外僧來以慳因緣故墮地獄飲噉融銅至今不息○爾時佛告僧護比丘汝見第一地獄者迦葉佛時是出家人衆僧田中爲已私

種不酬僧直故受地獄至今不息○第二地獄者迦葉佛時是白衣人在僧田中種不酬僧直故受地獄作大肉地受諸苦惱至今不息○汝見第一肉缸者非是肉缸乃是罪人迦葉佛時是衆僧上座不能坐禪不解戒律飽食熟睡但能論說無益之語精饌供養在先飲噉以是因緣入地獄中作大肉缸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第二缸者是出家人爲僧當厨輒美供養在先食噉麤澀惡者僧中而行故作肉缸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第三缸者是僧淨人作飲食時美妙好者先自嘗噉或與婦兒麤澀惡者方僧中行以

是因緣在地獄中作大肉缸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比丘汝見第一瓶者非是瓶耶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當厨應朝食者留至後日後日食者至第三日以是因緣入地獄中作大肉瓶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第二瓶者是出家人有諸檀越奉送酥瓶供養現前衆僧人人應分此當事人見有客僧留隱在後客僧去已然後乃分以是因緣入地獄中作大肉瓶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水中立人者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當水見僧用水過多逐可意處與之卽捉其水餘者不給以

是因緣入地獄中水中獨立唱言水水受苦至今不息○汝見大甕者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典果菜香美好者先自食噉酢果澀菜然後與僧或逐隨意選好者與以不平等故入地獄作大肉甕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刀劓鼻者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佛僧淨地涕唾汗地故入地獄刀劓其鼻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比丘手提斲斤自斲已舌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沙彌爲僧當分石蜜斲作數段於芥刃許少著石蜜沙彌噉舐故受斲舌苦至今不息○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比丘汝見泉者是地獄人迦

撰述
法苑珠林卷之二十一
三
葉佛時是出家沙彌爲僧當蜜先自嘗噉後殘與僧
減少不遍故入地獄作大肉泉火燒沸爛受大苦惱
今猶不息○汝見比丘鐵刺上立者是地獄人迦葉
佛時是出家人以惡口毀罵諸比丘故入地獄立鐵
刺上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肉廳者是地獄人
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五德不具爲僧當厨精美好者
先自食噉或將與白衣使食殘者與衆僧故受地獄
苦至今不息○汝見栓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
家人寺中常住僧牆壁上浪豎諸栓非爲僧事懸已
衣鉢故入地獄作大肉栓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爾

時世尊復告僧護汝見第一駝者是地獄人迦葉佛
時是出家人寺中上座長受食分或得一人二人食
分持律比丘如法教授上座之法不應如是時老比
丘答律師言汝無所知聲如駱駝我於衆中身爲上
座呪願說法或時作唄計勞應得汝等何故恒瞋責
我以是因緣入地獄中受駱駝身火燒號叫受苦至
今不息○汝見馬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作僧淨人
使用供養過分食噉或與眷屬知識白衣諸比丘等
呵責語言汝不應爾其人惡口呵諸比丘汝猶如馬
常食不飽我爲僧作甚大勞苦功熟應得故入地獄

受於馬身火燒身體受大苦惱至今不息○汝見象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當厨諸檀越等持諸供養向寺施僧或食後檀越白言大德可打捷椎集僧施食比丘惡口答白衣言諸比丘等猶如白象食不飽耶向食已竟停留後日故入地獄受白象身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驢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當厨五德不具分僧飲食恒自長受二三人分持律比丘如法呵責此人答言我當僧厨及園果菜常勞僧事甚大勞苦汝諸比丘不知我恩狀似如驢但養一身何不默然故入地獄作

驢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羝羊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寺主當田内外檢校不勅弟子諸小比丘不如法打椎諸律師等白言寺主何不時節鳴椎集僧比丘答言我當管僧甚成勞苦汝諸比丘猶如羝羊噉食而住何不自打故入地獄受羝羊身火燒痛毒受苦至今不息○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汝見肉臺者實非肉臺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當彼僧房敷具閉僧房門將僧戶鑰四方遊行衆僧於後不得敷具及諸房舍以是因緣故入地獄作大肉臺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第二大肉臺者是

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寺主選好房舍而
自受用及與知識不依戒律隨次分房不平等故入
地獄作大肉臺受苦萬端至今不息○汝見肉房者
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住僧房中以爲已有
終身不移不依戒律以次分房故作大肉房火燒受
苦至今不息○汝見肉繩牀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
是出家人提僧繩牀不依戒律如自己以次分牀
故入地獄作大肉繩牀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
第二繩牀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破僧繩
牀自用焚火故入地獄作大肉繩牀火燒受苦至今

不息○汝見敷具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
用僧敷具如自己以脚踢上不依戒律故入地獄
作肉敷具火燒伸縮受苦萬端至今不息○汝見肉
拘執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以僧拘執如
自己有不依戒律或用破壞故入地獄作肉拘執火
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繩牀者是地獄人迦葉佛
時是出家人恃王勢力似如聖德四輩弟子聖心讚
歎時彼比丘默受讚歎施好繩牀及諸好飲食作聖
心受故入地獄作肉繩牀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
見肉壁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衆僧壁上

豎栓破壁懸已衣鉢故入地獄作大肉壁火燒受苦
 至今不息○汝見肉索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
 家人捉眾僧索私自已用故墮地獄作大肉索火燒
 受苦至今不息○汝見厠井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
 是出家人住寺比丘佛僧淨地大小便利不擇處所
 持律比丘如法呵責不受教誨糞氣臭穢熏諸眾僧
 故入地獄作肉厠井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高
 座法師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不明律藏
 重作輕說說輕為重有根之人說作無根無根之人
 說道有根應懺悔者說言不懺不應懺悔者強說道

懺悔故入地獄坐高座上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
 見第二高座法師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大法師
 邪命說法得利養家如理而說無利養時法說非法
 非法說法故入地獄處鐵高座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肉捷椎號叫聲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
 家人以三寶物非法打椎詐作羯磨捉三寶物為已
 受用故入地獄作肉捷椎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
 見拘脩羅者實非歧支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
 人為僧寺主以僧厨食街賣得物用作衣裳斷僧供
 養故入地獄作肉歧支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

第二拘脩羅者實非歧支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作僧寺中分物維那以春分物轉至夏分夏分中衣物向冬分中分故入地獄作肉拘脩羅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肉山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典座五德不具少有威勢偷衆僧物斷僧衣裳故入地獄作大肉山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汝始初見須曼那柱實非是柱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當佛刹人四輩檀越須曼那華散供養佛華旣乾已比丘掃取賣之將爲已用故入地獄作須曼那柱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第二汝見須曼那華柱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當供養刹柱四輩檀越以須曼那華油用供養佛比丘減取以爲已用故墮地獄作大須曼那柱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華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當僧果菜園有好華果爲已私用或與白衣故入地獄作大華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果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當僧菜果香美好果私自食噉或與白衣故入地獄作肉果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肉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當薪以衆僧薪將已房中私自

撰述
熒火或與白衣知識故入地獄作大肉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汝見第一柱者實非是柱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寺中常住破佛刹柱爲己私用故入地獄作大肉柱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第二柱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白衣人以刀刮取像上金色故入地獄作大肉柱獄卒捉斧斫身受苦猛火燒身至今不息○汝見第三柱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當事用僧梁柱浪與白衣故入地獄作大肉柱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第四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

五德不具作大衆主爲僧斷事隨愛恚怖癡斷事不平故入地獄作四肉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第五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在寺常住不依戒律分諸敷具好者自取或隨瞋愛好惡差別於佛法中塵沙比丘應隨次與以不平等故以是因緣此四十人墮地獄中作大肉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二比丘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於大衆中鬪諍相打故入地獄猛火燒身受相打苦至今不息○汝見二沙彌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共一被褥相抱眠卧故入地獄火燒被褥中

撰述
法苑珠林卷一百一十一
三十一
相抱受苦至今不息。爾時世尊重告僧護以是因緣我今語汝在地獄中出家人多白衣少所以者何出家之衆多喜犯戒不順毗尼互相欺欺私用僧物或分飲食不能平等是故我今更重告汝當勤持戒頂戴奉行是諸罪人於過去世時出家破戒雖不精進四輩檀越見諸比丘威儀似僧恭敬僧寶四事供養猶故能令得大果報無量無邊不可思議若一比丘恒於毗尼僧伽藍中如法行道依時鳴椎若施此人得福無量說不可盡何況供養四方衆僧爾時世尊復告僧護若出家人營僧事業難持淨戒是諸

比丘初出家時樂持淨戒求涅槃心四輩檀越供養是諸比丘應受供養堅持淨戒後不生惱而說偈言

持戒最爲樂 身不受衆苦 睡眠得安隱

寤則心歡喜

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有九種人常處阿鼻地獄中何等爲九一食衆僧物二食佛物三殺父四殺母五殺阿羅漢六破和合僧七破比丘淨戒八犯淨行尼戒九作一闡提是九種人恒在地獄復有五種人二處受報一地獄二餓鬼何者爲五一斷施衆僧物二斷施僧食三劫僧覓物四應得能令不得五法說非法

非法說法此五種人受是二報餘業不盡五道中受而說偈言

行惡感地獄 造善受天樂 若能修空定

漏盡證羅漢 歡喜受他施 三衣常知足

定慧修三業 安樂在山谷 寧食熱鐵丸

焦熱如焰火 破戒不應定 得信檀越食

爾時世尊於大衆中說因緣已時四部衆歡喜奉行

浴室及六寺 二地總三缸 兩瓶漫肉泉

一甕刀剃鼻 斫舌水中立 立刺肉廳栓

駝馬白象驢 羝羊雙肉臺 肉房二繩牀

肉秤及拘執 牀壁肉繩索 廁井兩高座

椎二拘脩山 兩肉須曼柱 萃果一肉樹

一樹三肉栓 兩雙十四樹 兩僧二沙彌

合有五十六 說法本因緣

頌曰

愚夫貪世利 俗士重虛名 三空既難辯

八風恒易傾 物我久空性 色心仍自縈

盛年愛華好 老死丘墓成 居高非慮禍

持滿不憂盈 名利甘刀害 將非安久禎

凡愚苟求利 譬犬見穢精 不知禍來至

馬知怨苦聲

感應緣

上來道俗不勝名利受現報者極多並散諸
篇且引一驗不繫廣述屢見白衣無識俗人
見佛呵責弟子卽謂自是好人偏見僧過若
依經說白衣之罪如皂衣膩服雖有外汗不
覺別色出家之人猶如淨氎雖放蠅糞微汗
卽覺易除所以白衣造罪入於地獄如石沉
水無有出時出家之人造罪如拍毬著地卽
反何以故以造罪時生極慚耻作已尋懺故

亦如滴水在於熱鐵隨滴似濕亦濕還乾何
以故以火熏故俗人造罪入獄猶如箭射無
却反義亦如似鐵椎入於深泥亦無出義何
以故以尤害心故亦如老象入泥無力可出
若富貴之人便生我慢凌突三寶殺害自在
貪染財色晝夜無厭不生羞耻何異畜生反
謗賢良輕侮佛法靜思此事深可痛心若是
貧賤之徒貪求衣食王役驅馳公私擾擾夙
夜孜孜不信之者衣食交絕困苦切身劫剝
三寶毀盜六親養活妻兒存已軀命所以從

苦至苦苦遍十方從闇入闇闇冥法界菩薩
爲此斂眉諸佛於茲泣血忽惟斯理哀痛更
深者也

後魏崇真寺僧慧疑死經七日時與五比丘次第於
閻羅王所閱過疑以錯召放令還活具說王前事意
如生官無異五比丘者亦是京邑諸寺道人與疑同
簿而過一比丘云是寶明寺僧智聰自云生來坐禪
苦行爲業得昇天堂復有比丘云是般若寺僧道品
自云誦涅槃經四十卷亦昇天堂復有一比丘云是
融覺寺僧曇謨最狀注云講華嚴涅槃恒常領衆千

人解釋義理王言講經衆僧我慢貢高心懷彼我憍
已越物比丘之中第一麤行最報王言立身已來實
不憍慢惟好講經王言付司卽有青衣十人送最向
於西北入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復一比丘云是禪
林寺僧道弘自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金
像十軀王言沙門之體必須攝心道場志念禪誦不
預世事勤心念戒不作有爲教化求財貪心卽起三
毒未除付司依式還有青衣執送與最同入一處又
有比丘云是靈覺寺僧寶真自云未出家之前曾作
隴西太守自知苦空歸依三寶割捨家資造靈覺寺

寺成捨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闕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情枉法劫奪人財以充已物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復付司准式青衣送入黑門似非好處慧疑爲以錯召免問放令還活具說王前過時事意時人聞已奏胡太后太后聞之以爲靈異卽遣黃門侍郎依疑所陳訪問聰等五寺並云有此死來七日生時業行如疑所論不差車出洛陽伽藍寺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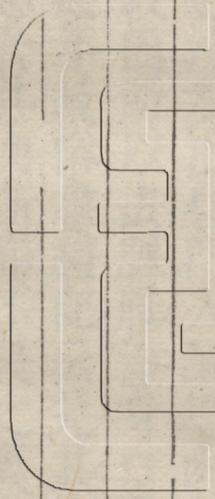
音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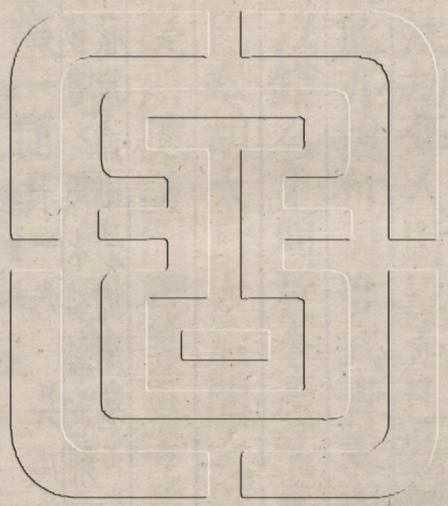
駟正作絆博慢切繫也駟駟其呂切駟朽居切駟似驢而小拈訖點切拈拈拈也劓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十一

牛例切刑鼻也斲竹角切斲斲也桼其月切桼與概同澀所立切澀不滑也鑰以灼切鑰鑰也

大倉王夫人章氏施贊刻此
法苑珠林第一百十一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顯寧唐士登書
溧水端繼武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一十二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憚撰

酒肉篇第九十三之一

述意部

夫酒爲放逸之門大聖知其苦本所以遠酣肆離酒
緣棄醉朋近法友出昏門入醒境肉是斷大慈之種
大聖知其殺因所以去腥臊淨身口噉蔬菜澄心神
招慈善感延年故俗書禮記云見其生不忍見其死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斯亦不殺之義也若使噉食酒
肉之者卽同畜生豺狼禽獸亦卽具殺一切眷屬食

始末不犯是名持戒初據權說者故未曾有經云爾時國王太子名曰祇陀聞佛所說十善道法果報無窮長跪叉手白佛言佛昔令我受持五戒今欲還捨所以者何五戒法中酒戒難持畏得罪故世尊告曰汝飲酒時爲何惡耶祇陀白佛國中豪強時時相率賈持酒食共相娛樂以致歡樂自無惡也何以故得酒念戒無放逸故是故飲酒不行惡也佛言善哉善哉祇陀汝今已得智慧方便若世間人能如汝者終身飲酒有何惡哉如是行者乃應生福無有罪也若人飲酒不起惡業歡喜心故不起煩惱善心因緣受

善果報如是五戒何有失乎飲酒念戒益增其福先持五戒今受十善功德倍勝十善報也時波斯匿王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心歡喜時不起惡業名有漏善者是事不然何以故人飲酒時心則歡喜歡喜心故不起煩惱無煩惱故不行惱害不害物故三業清淨清淨之道卽無漏業世尊憶念我昔遊行獵戲忘將厨宰於深山中覺飢欲食左右答言王朝去時不被命勅令將厨宰卽時無食我聞是語已走馬還宮教令索食王家厨監名脩迦羅脩迦羅言卽無現食今方當作我時飢逼忿不思惟勅臣斬殺厨監臣被

王敎卽共議言簡括國中唯此一人忠良直事今若
殺者更無有能爲王監厨稱王意者時末利夫人聞
王敎勅殺脩迦羅情甚愛惜知王飢乏卽令辦具好
肉美酒沐浴名香莊嚴身體將諸妓女往至我所我
見夫人裝束嚴麗將從妓女好酒肉來瞋心卽歇何
以故末利夫人持五戒斷酒不飲我心常恨今日忽
然將酒肉來共相娛樂展釋情故卽與夫人飲酒食
肉作衆妓樂歡喜娛樂恚心卽滅夫人知我忘失怒
意卽遣黃門輒傳我命令諸外臣莫殺厨監卽奉敎
旨我至明日深自悔責愁憂不食顏色顛顛夫人問

我何故憂愁爲何患耶我言吾因昨日爲飢火所逼
瞋恚心故殺脩迦羅自計國中更無有人堪監我厨
如脩迦羅者爲是之故悔恨愁耳夫人笑曰其人猶
在願王莫愁我重問曰爲實如是爲戲言耶答言實
在非戲言也我令左右喚厨監來使者往召須臾將
來我大歡喜憂悔卽除王白佛言末利夫人持佛五
戒月行六齋一日之中終身五戒已犯飲酒妄語二
戒八齋戒中頓犯六戒此事云何所犯戒罪輕耶重
耶世尊答曰如此犯戒得大功德無有罪也何以故
爲利益故如我前說夫人修善凡有二種一有漏善

撰述一
二無漏善末利夫人所犯戒者入有漏善不犯戒者
名無漏善依語議者破戒修善名有漏善依義語者
凡心所起善皆無漏業王白佛言如世尊說末利夫
人飲酒破戒不起惡心而有功德無罪報者一切人
民亦復皆然何以故我念近昔舍衛城中有諸豪族
刹利王公因小諍競乃致大怨各各結謀與兵相伐
兩家並是國親非可執錄紛紜鬪戰不從理諫深爲
憂之復自念言昔太子時共大臣提韋羅相忿情實
不分意欲誅滅因太后與酒飲已情和思惟是已卽
勅忠臣令辦好酒及諸甘饌又使宣令國中豪族群

臣士民悉皆令集欲有所論國中大事諸臣諍競兩
徒眷屬各有五百應召來集於王殿上莊嚴大樂王
勅忠臣辦瑠璃椀椀受三升諸寶椀中盛滿好酒我
於衆前先擊一椀王曰今論國事想無異心今當人
人辦此一椀甘露良藥然後論事咸言唯諾作唱大
樂諸人得酒并聞音樂心中歡樂以失讎恨因酒息
諍而得太平此豈非是酒之功也竊見世間窮貧小
人奴客婢使夷蠻之人或因節日或於酒店聚會飲
酒歡樂心故不須人教各各起舞未得酒時都無是
事是故當知人因飲酒則致歡樂心歡樂時不起惡

念不起惡念則是善心善心因緣應受善報獼猴得酒尚能起僂況於世人如世尊說施善善報施惡惡報未利夫人皆由前身以好施人故今得好報世尊云何令持五戒月行六齋六齋之日不得莊嚴香華服飾作倡妓樂又復不聽附近夫婿愛好之姿竟何所施徒云其功豈非苦也佛告王曰大王所難非不如是未利夫人在年少時若我不勅令受戒法修智慧者云何當有今日之德以能得度復度王身如斯之功復歸誰也

述曰此第二約其實說輕重不犯真名持戒故大聖知時量機通塞通則開禁隨時量前損益如匿王殺厨監太子欲殺其父此並因酒忘忿得全身命免其大罪以輕脫重不受累殃然非無飲酒之咎來報之罪不得見有前開遂卽雷同總犯各須量其教意復省已身行德優劣得預聖人斯匿未利開禁以既不同此卽須依經纖毫勿犯最爲殊勝故四分律云是我弟子者乃不以草頭滴酒入口何況多飲是故咽咽結提又成論問云飲酒是實罪耶答曰非也所以者何飲酒不爲惱衆生故而是罪因若人飲酒則開不善門以能障定及諸善法如殖衆果必有牆障故

知酒過如果無園又優婆塞經云若復有人樂飲酒者是人現世喜失財物身心多病常樂鬪諍惡名遠聞喪失智慧心無慚愧得惡色力常爲一切之所呵責人不樂見不能修善是名飲酒現世惡報捨此身已處在地獄受飢渴等無量苦惱是名後世惡業之果若得人身心常狂亂不能繫念思惟善法是一惡因緣力故令一切外物資生悉皆具爛又長阿含經云其飲酒者有六種失一者失財二者生病三者鬪爭四者惡名流布五者恚怒暴生六者智慧日損又智度論飲酒有三十五失如前受戒篇說又沙彌尼

戒經云不得飲酒不得嗜酒不得嘗酒酒有三十六失失道破家危身喪命皆悉由之牽東引西持南著北不能諷經不敬三尊輕易師友不孝父母心閉意塞世世愚癡不值大道其心無識故不飲酒欲離五陰五欲五蓋得五神通得度五道故不飲酒又薩遮尼乾子經偈云

飲酒多放逸

現世常愚癡

忘失一切事

常被智者呵

來世常闇鈍

多失諸功德

是故黠慧人

離諸飲酒失

又十住婆沙論問曰若有人捨施酒未知得罪以不

答曰施者得福受者不得飲故論云是菩薩或時樂捨一切須食與食須飲與飲若以酒施應生是念今是行檀時隨所須與後當方便教使離酒得念智慧令不放逸何以故檀波羅蜜法悉滿人願在家菩薩以酒施者是則無罪又梵網經云若自身手過酒器與人飲酒者五百世中無手何況自飲不得教一切人飲及一切衆生飲酒況自飲酒又優婆塞五戒相經云佛在支提國跋陀羅婆提邑是處有惡龍名菴羅婆提陀兇暴惡害人無人得到其處象馬無能近者乃至諸鳥不得過上秋穀熟時並皆破滅時有長

老莎伽陀羅漢比丘遊行支提國漸到跋陀羅波提邑過是夜已晨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時聞此邑有惡龍兇暴害人鳥獸及破滅秋穀聞已乞食到菴婆羅提龍住處衆鳥樹下敷座具大坐龍聞衣氣卽發瞋恚從身出煙長老莎伽陀卽入三昧以神通力身亦出煙龍倍瞋恚身上出火莎伽陀復入火光三昧身亦出火龍復雨雹莎伽陀卽變雹作釋俱餅髓餅等龍復放霹靂莎伽陀變作種種歡喜丸龍復雨弓箭刀稍莎伽陀卽變作優鉢羅華波頭摩華等龍復雨毒蛇蜈蚣土虺蚰蜒莎伽陀卽變作優鉢羅華瓔

珞瞻蔔華瓔珞等如是等龍所有勢力盡現向莎伽陀皆不能勝卽失威力光明莎伽陀知龍力盡不能復動卽變作細身從龍兩耳入從兩眼出已從鼻入從鼻入已從口中出在龍頭上往來經行不傷龍身爾時龍見如是事已心卽大驚怖毛豎合掌向莎伽陀言我歸依汝莎伽陀答言汝莫歸依我當歸依我師佛龍答言我從今歸依三寶知我盡形作佛優婆塞是龍受三自歸作佛弟子已更不復作如先兇惡事諸人及鳥獸皆得到所秋穀不傷名聲流布諸國皆知長老莎伽陀能降伏惡龍折令善因莎伽陀名

聲流布諸人皆作食傳爭請之是中有一貧女人信敬請得莎伽陀是女爲辦酥乳糜食之女人念思惟是沙門噉是酥乳糜或當冷發便取似水色酒持與莎伽陀莎伽陀不看便飲飲已爲說法便去過向寺中爾時酒勢便發近寺門邊不覺倒地僧伽梨衣漉水囊鉢杖等各在一處身在一處醉無所覺佛與阿難行到是處見是比丘知而故問阿難此是何人答言世尊此是長老莎伽陀佛卽語阿難是處爲我敷座辦水集僧阿難受教敷座辦水集僧已白佛言僧已集佛自知時佛卽洗足坐已問諸比丘汝等曾見

聞有龍名菴婆羅提陀兇暴惡害先無有人到其住處乃至鳥獸無能到上秋穀熟時破滅諸穀莎伽陀能折伏令善鳥獸得到泉上是中有見聞者言見聞此事佛語諸比丘於汝意云何此善男子莎伽陀今能折伏蝦蟇不答言不能佛言聖人飲酒尚如是失何況凡夫如是過罪皆由飲酒今從自後若言我是佛弟子者不得飲酒乃至小草頭一滴亦不得飲佛種種呵責飲酒過失已依律因此比丘便制不飲酒戒○問曰未審天上有酒味不答曰無實麴米所造之酒但有業化所作酒也故正法念經云彼夜摩天

男共天女衆入池遊戲同飲天酒離於醉過現樂功德味觸色香皆悉具足其中諸天有以珠器而飲酒者受用酥醃之食色觸香味皆悉具足彼如是念此水爲酒令我得飲卽於念時皆是天酒離於醉過天旣飲之增長勝樂善業力故心生歡喜然彼諸天自業力故如是受樂有鳥名爲常樂見彼諸天在歡喜河而飲酒故爲說偈言

没入放逸海

貪著諸境界

此酒能迷心

何用復飲酒

爲境界火燒

不知作不作

園林主貪心

何用復飲酒

彼常樂鳥見樂飲酒天在河飲酒為調伏故如是說
偈又正法念經閻羅王責數罪人說偈云

酒能亂人心 令人如羊等 不知作不作

如是應捨酒 若酒醉之人 如死人無異

若欲常不死 彼人應捨酒 酒是諸過處

恒常不饒益 一切惡道階 黑闇所在處

飲酒到地獄 亦到餓鬼處 行於畜生業

是酒過所誑 酒為毒中毒 地獄中地獄

病中之大病 是智者所說 若人飲酒者

無因緣歡喜 無因緣而瞋 無因緣作惡

於佛所生癡 壞世出世事 燒解脫如火

所謂酒一法 若人能捨酒 正行於法戒

彼到第一處 無死無生處

問曰無病飲得罪有病開飲不答曰依四分律實病

餘藥治不差以酒為藥者不犯問曰開服幾許答曰

依文殊師利問經云若合藥醫師所說多藥相和少

酒多藥得用又舍利弗問經云舍利弗白佛言云何

世尊說遮道法不得飲酒如葶藶子是名破戒開放

逸門云何迦蘭陀竹園精舍有一比丘疾病經年危

篤將死時優波離問言汝須何藥我為汝覓天上人

間乃至十方是所應用我皆為取答曰我所須藥是
 違毗尼故我不覓以至於此寧盡身命無容犯律優
 波離言汝藥是何答曰須酒五升優波離曰若為病
 開如來所許為乞得酒服已消差差已懷慚猶謂犯
 律往至佛所慙懃悔過佛為說法聞已歡喜得羅漢
 道佛言酒有多失開放逸門飲如葶藶子犯罪已積
 若消病苦非先所斷

述曰不得見前文開籠通總飲必須實病重困臨終
 先用餘藥治皆不差要須酒和得差者依前方開比
 見無識之人身力強壯日別馳走不依眾儀少有微

患便長情貪不護道業妄引經律云佛開種種湯藥
 名衣上服施佛及僧因公傍私詭誑道俗是故智人
 守戒如命不敢犯之是故薩遮尼乾子經偈云

酒為放逸根 不飲閉惡道 寧捨百千身

不毀犯法教 寧使身乾枯 終不飲此酒

假使毀犯戒 壽命滿百年 不如護禁戒

即時身摩滅 決定能使差 我猶故不飲

況今不定知 為差為不差 作是決定心

心生大歡喜 卽獲見真諦 所患卽消除

當知眾生病者皆由貪瞋我慢為因從因有果

得此苦報非由不得藥酒病不得差故涅槃經云一切衆生有四毒箭則爲病因何等爲四一貪欲二瞋恚三愚癡四憍慢若有病因則有病生所謂愛熱肺病上氣吐逆膚體瘰癧其心悶亂下痢噓噎小便淋瀝眼耳疼痛腹背脹滿顛狂乾消鬼魅所著如是種種身心諸病若識病本斷惡修善三世苦報未除不受若不觀理縱用天下藥酒所治其病轉增難可得差又毗尼母經云尊者彌沙塞說曰莎提比丘少小因酒長養身命後出家已不得酒故四大不調諸比丘白佛佛言病者聽甕上嗅之若差不聽嗅不差者

聽用酒洗身若復不差聽用酒和麵作餅食之若復不差聽酒中自漬又新婆沙論云如契經尊者舍利子於憍薩羅國住一林中時有活命出家外道亦住彼林隣近尊者去林不遠諸村邑中有時廣設四月節會時彼外道巡諸村邑飽食猪肉恣情飲酒竊持殘者還至林中見舍利子坐一樹下酒所昏故起輕憊心我今與彼雖俱出家我獨富樂而彼貧苦尋趣尊者作是頌曰

我已飽酒肉 復竊持餘來 地上草木山
皆視如金聚

時舍利子聞已念言此死外道都無慚愧乃能無賴說此伽陀我今亦應對彼說頌作是念已卽說頌言

我常飽無相 恒住空定門 地上草木山

皆視如嚼處

今此頌中尊者舍利子作師子吼說三解脫門謂於初句說無相解脫門於第二句說空解脫門於後三句說無願解脫門

食肉部

述曰此之一教亦有權實言權教者據毗尼律中世尊初成道爲度羸惡凡夫未堪說細且於漸教之中

說三種淨肉離見聞疑不爲已殺鳥殘自死者開聽食之先羸後細漸令離過是別時之意不了之說若據實教始從得道至涅槃夜大聖慙慙始終不開又涅槃經云一切衆生聞其肉氣皆悉恐怖生畏死想水陸空行有命之類悉捨之走咸言此人是我等怨是故菩薩不習食肉爲度衆生示現食肉雖現食之其實不食但諸衆生有執見者不解如來方便說意便卽偏執毗尼局教言佛聽食三種淨肉亦謗我言如來自食彼愚癡人成大罪障長夜墮於無利益處亦不得見現在未來賢聖弟子況當得見諸佛如來

大慧諸聲聞人等常所應食米麵油蜜等能生淨命
 非法貯畜非法受取我說不淨尚不聽食何況聽食
 肉血不淨耶非直食肉壞善障道乃至邪命諂曲以
 求自活亦是障道又文殊師利問經云若為已殺不
 得噉若肉如林木已自腐爛欲食得食若欲噉肉者
 當說此呪

多經馳此言如是阿捺摩阿捺摩此言無我阿視婆多阿視

婆多此言無壽命無壽命那舍那舍此言失夫陀呵陀呵此言燒燒婆弗

婆弗此言破破僧柯慄多弭此言有為莎呵此言除殺去

此呪三說乃得噉肉飯亦不食何以故若無思惟飯

不應食何況當噉肉佛告文殊師利以衆生無慈悲
 力懷殺害意為此因緣故斷食肉若能不懷害心大
 慈悲心為教化一切衆生故無有過罪○問曰酒是
 和神之藥肉為充飢之饌古今同味今獨何見鄙而
 不食若使佛教清禁居喪禮制即如對於嚴君勅賜
 俗食豈關僧過拒而不食耶答曰貪財喜色貞夫所
 鄙好膳嗜美廉士所惡割情從道前賢所歎抑慾崇
 德往哲同嗟况肉由殺命酒能亂神不食是理寧可
 為非縱逢上抑終須嚴斷雖違君命還順佛心問曰
 肉由害命斷之且然酒不損生何為頓制若使無損

計罪無過言非飲漿食飯亦應得罪而實不爾酒何偏斷答曰結戒隨事得罪據心肉體因害食之卽罪酒性非損過由弊神餘處生過過生由酒斷酒卽除所以遮制不同非謂酒體是罪問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有耐酒之人能飲不醉又不弊神亦不生罪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飲無過不能招咎何關斷酒以成戒善可謂能飲耐酒當名持戒少飲卽醉是大罪人答曰制戒防非本爲生善戒是上善身口無違緣中止息遮性兩斷乃名戒善今耐酒之人旣不亂神未破餘戒實理非罪正以飲生罪因外違遮

教緣中生犯仍名有罪以乖不飲猶非持戒第一據實有損者依經食肉之人有十種過失第一明一切衆生無始已來皆是已親不合食肉故入楞伽經云我觀衆生輪迴五道同在生死共相生育遞爲父母兄弟姊妹若男若女中表內外六親眷屬或生餘道善道惡道常爲眷屬以是因緣我觀衆生更相噉肉無非親者由食肉味遞互相噉常生害心增長苦業流轉生死不得出離佛說是時諸惡羅刹聞佛所說悉捨惡心止不食肉遞相勸發菩提之心護衆生命過自護身離一切惡諸肉不食悲泣流淚白言世尊

撰述
法苑珠林卷一百一十二
我聞佛說諦觀六道我所噉肉皆是我親乃知食肉
衆生是我大怨斷大慈種長不善業是大苦本我從
今日斷不食肉及我眷屬亦不聽食如來弟子有不
食者我當晝夜親近擁護若食肉者我當與作大不
饒益大慧羅刹惡鬼常食肉者聞我所說尚發慈心
捨肉不食況我弟子行善法者當聽食肉若食肉者
當知卽是衆生大怨斷我聖種大慧若我弟子聞我
所說不諦觀察而食肉者當知卽是旃陀羅種非我
弟子我非其師第二明食肉衆生見者皆悉驚怖故
不應食如彼經說食肉之人衆生聞氣悉皆驚怖逃

走遠離是故菩薩修如實行爲化衆生不應食肉譬
如旃陀羅獵師屠兒捕魚鳥人一切行處衆生遙見
作如是念我今定死而此來者是大惡人不識罪福
斷衆生命求現前利今來至此爲覓我等今我等身
悉皆有肉是故今來我等定死大慧由人食肉能令
衆生見者皆生如是驚怖大慧一切虛空地中衆生
見食肉者皆生恐怖而起疑念我於今者爲死爲活
如是惡人不修慈心亦如豺狼遊行世間常覓肉食
如牛噉草蜣螂逐糞不知飽足我身是肉正是其食
不應逢見卽捨逃走離之遠去如人畏懼羅刹無異

第三明食肉之人壞他信心是故不應食肉如彼經云若食肉者衆生卽失一切信心便言世間無可信者斷於信根是故大慧菩薩爲護衆生信心一切諸肉悉不應食何以故世間有人見食肉故謗毀三寶作如是言於佛法中何處當有真實沙門婆羅門修梵行者捨於聖人本所應食食於衆生猶如羅刹斷我法輪絕滅聖種一切皆由食肉者過是故大慧我弟子者爲護惡人毀謗三寶乃至不應生念肉想何況食噉也第四明慈心少欲行人不應食肉如彼經說菩薩爲求出離生死應當專念慈悲之行少欲知

足馱世間苦速求解脫若捨憤鬧就於空閑住屍陀林阿蘭若處塚間樹下獨坐思惟觀諸世間無一可樂妻子眷屬如枷鎖想宮殿臺觀如牢獄想觀諸珍寶如糞聚想見諸飲食如膿血想受諸飲食如塗癰瘡想趣得存命繫念聖道不爲貪味酒肉葱韭蒜薤臭味悉捨不食若如是者是眞修行堪受一切人天供養若於世間不生厭離貪著諸味酒肉葷辛皆便噉食不應受於世間信施也第五明食肉之人皆是過去曾作惡羅刹由習氣故今故貪肉是故不應食肉也如彼經說有諸衆生過去曾修無量因緣有微

善根得聞我法信心出家在我法中過去曾作羅刹眷屬虎狼師子猫狸中生雖在我法食肉餘習見食肉者歡喜親近入諸城邑聚落塔寺飲酒噉肉以爲歡樂諸天下觀猶如羅刹爭噉死屍等無有異而不自知已失我衆成羅刹眷屬雖服袈裟剃除鬚髮有命看見心生恐怖如畏羅刹此明食肉皆是過去曾作羅刹師子虎狼猫狸中來故應裁斷也第六明食肉之人學世呪術尚不得成況出世法何由可證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世間邪見諸呪術師若其食肉呪術不成爲成邪術尚不食肉況我弟子爲

求如來無上聖道出世解脫修大慈悲精勤苦行猶恐不得何處當有如是解脫爲彼癡人食肉而得其報是故大慧我諸弟子爲求出世解脫樂故不應食肉也第七明衆生皆受身命與已無別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食肉能起色力貪味人多貪著應當諦觀一切世間有身命者各自寶重畏於死苦護惜已身人畜無別寧當樂存亦野干身不能捨命受諸天樂何以故畏死苦故以是觀察死爲大苦是可畏法自身畏死云何當得而食他肉是故大慧欲食肉者先自念身次觀衆生不應食肉也第八明食肉

之人諸天賢聖皆悉遠離惡神恐怖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夫食肉者諸天遠離何況聖人是故菩薩爲見聖人當修慈悲不應食肉大慧食肉之人睡眠亦苦起時亦苦若於夢中見種種惡驚怖毛豎心常不安無慈心故乏諸善力若其獨在空閑之處多爲非人而伺其便虎狼師子亦來伺求欲食其肉心常驚怖不得安隱也第九明食肉之人淨者尚不應食況不淨肉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我說凡夫爲求淨命噉於淨食尚應生心如子肉想何況聽食非聖人食聖人離著以肉能生無量諸過故失

於出世一切功德云何言我聽諸弟子食諸肉血不淨等味言我聽者是則謗我故內律云食生肉血等得偷蘭遮罪第十明食肉之人死則還生惡羅刹等中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食肉衆生依於過去食肉重故多生羅刹師子虎狼豺豹猫狸鷄梟鷂鷲鷹鷂等中有命之類各自護身不令得便受飢餓苦常生惡心念食他肉命終復墮惡道受生人身難得何況當有得涅槃道當知食肉有如是等無量諸過是故行者不食肉者卽是無量功德之聚也又鴛掘魔經云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因如來藏故諸佛

不食肉耶佛言如是一切衆生無始生死生生輪轉無非父母兄弟姊妹猶如伎兒變易無常自肉他肉則是一肉是故諸佛悉不食肉復告文殊一切衆生界我界卽是一界所肉之肉卽是一肉是故諸佛悉不食肉佛告文殊若自死牛牛主持皮用作革屣施持戒人爲應受不若不受者是比较法若受者非悲然不破戒以從展轉離殺因緣故也又此經說衆生身內有八十萬戶蟲若斷一衆生命卽斷八十萬戶蟲命若灸若煮若淹若暴皆有小蟲飛蛾蠅蛆而附近之如是展轉傍殺無量生命雖不自手而殺然屠

者不敢自食皆爲食肉之人殺之故知食肉之人卽兼有殺業之罪或有出家僧尼躬在伽藍其諸白衣公然聚會飲酒食肉葷辛雜穢汙染伽藍不愧尊顏如斯渾雜豈勝外道又尼羅浮陀地獄經云身如段肉無有識知此是何人皆由飲酒出家僧尼豈不深信經教心生重愧自棄正法同於外道若噉衆生父肉衆生亦噉父肉若噉衆生母肉衆生亦噉母肉如是姊兄弟妹男女六親並有相對怨怨相酬未可得脫又沙彌尼戒經云不得殺生慈愍群生如父母念子加哀蠕動猶如赤子何謂不殺護身口意身不殺

人畜喘息之類手亦不爲亦不教人見殺不食聞殺不食疑殺不食爲我殺不食口不說言當殺當害報怨亦不得言死快殺快某肉肥某肉瘦某肉多好某肉少惡意亦不念哀念衆生如已骨髓如父如母如子如身等無差別普等一心常志大乘又賢愚經云佛告波斯匿王曰過去久遠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一大國名波羅奈於時國王名波羅摩達王將四種兵入山獵戲王到澤上馳逐禽獸單隻一乘獨到深林王時疲極下馬小休爾時林中有犴師子懷欲心盛行求其偶不能得值於林間見王獨坐姪意轉盛

思欲從王近到其邊舉尾背住王知其意而自思惟此是猛獸力能殺我若不從意儻見危害王以怖故卽從師子成欲事已師子還去諸兵群從已復來到王與人衆卽還宮城爾時師子從是懷胎日月滿足便生一子形盡似人唯足斑斕師子憶識知是王有便銜擔來著於王前王亦思憶知是已兒卽收取養以足斑駁字爲斑足養之漸大雄才志猛父王崩亾斑足繼治時斑足王有二夫人一是王種二是婆羅門種斑足出遊勸二夫人隨我後往誰先到者當與一日極相娛樂其隨後者吾不見之王去之後其二

夫人極自莊飾嚴駕俱往到於道中見於天祠梵志
種者下車作禮禮已後到王從本言而不前之於是
夫人瞋怨天神由禮汝故使王見薄若有天力何不
護我後壞天祠令乎如地守天祠神悲惱至宮欲傷
王宮天神遮不聽入有一仙人住止山中王恒供養
日日食時飛來入宮不食餽饈粗食麤供偶值一日
仙人不來天神知之化作其形坐於常處不肯就食
欲得魚肉卽如語辦食已還去明舊仙來爲設肉食
仙人瞋王王言大仙先日勅作今何不食仙人語言
昨日有患一日不來是誰語汝但相輕誠令王是後

十二年中恒食人肉作是語竟飛還山中是後厨監
忘不辦肉臨時無計出外求肉見死小兒肥白在地
念日稱急卽却頭足擔至厨中加諸美藥作食與王
王得食之覺美倍常卽問厨監由來食肉未有斯美
此是何肉厨監惶怖腹拍王前若王原罪乃敢實說
王答之言但實說之不問汝罪厨監白王具述前報
王言此肉甚美自今已後如是求辦厨監白王前者
偶值死兒更求叵得王又語言汝但密求設令有覺
斷處由我厨監受教夜恒密捕得便殺之日日供王
於時城中人民之類各各行哭云亡失兒展轉相問

何由乃爾諸臣聚議當試微伺卽於街里處處安人見王厨監拽他小兒伺捕得之縛將詣王具以前事白王王言是我所教諸臣懷恨各自外議王便是賊食我等子噉人之玉云何共治當共除之去此禍害一切同心咸共齊謀一時同合卽圍其王當取殺之王見兵集驚怖問言汝等何故而圍逼我諸臣答言夫爲王者養民爲事方駐子厨殺人爲食不任苦酷故欲殺王王語諸臣自今已後更不復爲唯見恕放當自改勵諸臣語曰終不相放不須多云時王聞已自知必死卽語諸臣雖當殺我小緩須臾聽我一言

卽自立誓我身由來所修善行爲王正治供養仙人合集衆德廻令今日我得變成飛行羅刹其語已訖尋語而成卽飛虛空告諸臣曰汝等合力欲強殺我賴我大幸復能自拔自今已後汝等好忍所愛妻兒我次第食語訖飛去止山林間飛行搏人擔以爲食人民之類恐怖藏避如是之後殺噉多人諸羅刹輩附爲翼從徒衆漸多所害轉廣後諸羅刹白斑足王我等奉事爲王願爲一會王卽許之當取諸王令滿五百與汝爲會許之已訖一一往取閉著深山已得四百九十九王殘少一人後捕得須陀素彌王大有

撰述
高德從羅刹王乞得七日假假滿還來須陀素彌廣
爲說法分別殺罪及其惡報復說慈心不殺之福斑
足歡喜敬戴爲禮承用其教無復害心卽放諸王各
還本國須陀素彌卽佐兵衆還將斑足安道本國前
仙人誓十二年滿自是已後更不噉人遂還霸王治
民如舊爾時須陀素彌王者今我身是斑足王者今
鴛掘摩羅是爾時諸人十二年中爲斑足王所食噉
者今此諸人爲鴛掘摩羅所殺者是此諸人等世世
常爲鴛掘所殺我亦世世降之以善鴛掘摩者指鬘
比丘是時波斯匿王復白佛言指鬘比丘殺此多人

食已得道當受報不佛告大王行必有報今此比丘
在於房中地獄之火從毛孔出極患苦痛酸切叵言
佛勅一比丘汝持戶排徃指鬘房刺戶孔中比丘卽
徃奉教爲之排入戶內尋自融消比丘驚愕還來白
佛佛告比丘行報如是王及衆會莫不信解頌曰

財色與酒

名爲三惑

臣耽喪家

君重亾國

肉障大慈

辛遮淨德

懷道君子

斯穢不欲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一十二
校譌

第十三紙十六行後二之第十四紙十五行林宋

音釋

罝采罝子邪切采縛尤切罝羅兔之網罝也罝公戶切罝網也顛顛顛昨焦切顛秦

醉切顛顛憂瘠貌黯慧胡八切稍色角切虺許偉切虺蛇也詭居洧切詭詐

也瘠似人切痛噦於月切漬子智切愕五各切鷓臯鷓臯切鷓臯赤脂

堯切鷓臯鷓臯也蠕而充切駁北角切愕驚愕也

太倉王夫人章氏施贊刻此法苑珠林第一百卷吳江比丘明覺對

甌寧唐士登書進賢洪謀刻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一十三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酒肉篇第九十三之餘

感應緣略引一十四驗

漢洛子淵

晉沙門法遇

晉新野庾紹之

宋蔣小德

宋沙門竺惠熾

吳諸葛恪

周武帝

隋趙文若

唐孫廻璞

唐頓丘李氏

唐叅軍鄭師辯

唐京兆韋知十

唐雍州謝氏

唐洛州任五娘

漢孝昌時有虎賁洛子淵者自云洛陽人孝昌中戍於彭城其同營人樊元寶得假還京師子淵附書一

封令至云宅在靈臺南近洛水卿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臺南可無人家從倚欲去忽見一老公問云何從而來彷徨於此元寶具向道之老公云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寬屋宇佳麗既坐令婢取酒須臾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遇甚怪之俄而酒至酒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備有飲訖告退老公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以爲悽恨別甚慇懃老公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見高崖對水淥波頃時唯見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死鼻中血出方知所飲酒乃是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

失矣元寶與子淵同戊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也

出洛

陽寺
記錄

晉有荊州長沙寺僧釋法遇不知何人弱年好學篤志墳典事道安為師解悟非常乃避地東下止江陵長沙寺講說眾經受業者四百餘人時有一僧飲酒廢夕燒香遇但止罰而不遣安公遙聞之以竹筒盛一荆子手自緘封題以寄遇遇開封見杖即曰此由飲酒也我訓領不勤遠貽憂賜即命維那鳴椎集眾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畢遇乃起出眾前向筒致敬於是伏地令維那行杖三下內杖筒中垂淚自責時

境內道俗莫不歎息因之學徒勵業甚眾既而與慧

遠書曰吾人微暗短不能率眾和尚雖隔在異域猶

遠垂憂念吾罪深矣後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

右此
一驗

出梁高
僧傳

晉新野庾紹之小字道覆晉湘東太守與南陽宋協中表昆弟情好綢繆紹元興末病卒義熙中忽見形詣協形貌衣服具如平生而兩脚著械既至脫械置地而坐協問何由得顧答云暫蒙假歸與卿親好故相過也協問鬼神之事紹輒漫略不甚諧對唯云宜勤精進不可殺生若不能都斷可勿宰牛食肉之時

無噉物心協云五藏與肉乃復異耶答曰心者善神之宅也其罪尤重具問親戚因談世事未復求酒協時時餌菜羹酒因爲設之酒至對杯不飲云有菜羹氣協曰爲惡之耶答云下官皆畏之非獨我也紹爲人語聲高壯此言論時不異恒日有頃協見遂之來紹聞屐聲極有懼色謂協曰生氣見陵不復得住與卿三年別耳因貫械而起出戶便滅協後爲正員郎果三年而卒

宋蔣小德江陵人也爲丘州刺史朱循時爲聽事監師少而信向勤謹過人循大喜之每有法事輒令典

知其務大明末年得病而死夜三更將殮便蘇活言有使者稱王命召之小德隨去旣至王曰君精勤小心虔奉大法帝勅精肯以君專至宜速生善地而君算猶長故令吾特相召也君今日將受天中快樂欣然小德嘉諾王曰君可且還家所欲屬寄及作功德可速之七日復來也小德受言而歸路由一處有小屋殊陋弊逢新寺難公於此屋前旣素識具相問訊難云貧道自出家來未嘗飲酒旦就蘭公蘭公苦見勸逼飲一升許被王召用此故也貧道若不坐此當得生天今乃居此弊宇三年之後方得上耳小德至

家欲驗其言卽夕遽遣人叅訊難公果以此日於蘭
公處睡卧至夕而亾小德旣愈七日內大設福供至
期奄然而卒朱循卽免家丘戶蘭難二僧並居新寺
難道行尤精不同餘僧

宋沙門竺慧熾新野人住在江陵四層寺永初二年
卒弟子爲設七日會其日將夕燒香竟道賢沙門因
往視熾弟子至房前忽曖曖若人形詳視乃慧熾也
容貌衣服不異生時謂賢君旦食肉美不賢曰美熾
曰我坐食肉今生餓狗地獄道賢懼讐未及得答熾
復言汝若不信試看我背後乃迴背示賢見三黃狗

形半似驢眼甚赤光照戶內狀欲噬熾而復止賢駭

怖悶絕良久乃蘇具說其事

右此三驗
出冥祥記

吳幼帝卽位諸葛恪輔政孫峻爲侍中大將軍恪強
愎傲物峻嶮側而好權鳳皇三年恪攻新城無功而
還峻將以幼帝響恪而殺之其日恪精神擾動通夕
不寐張幼騰胤以峻謀告恪恪曰豎子其何能爲不
過因酒食行酖毒耳將親信人以藥酒自隨恪將入
畜犬追銜其衣裾不得去者三恪顧拊犬頭曰怖那
無苦也旣入峻伏兵殺之峻後病夢爲恪所擊狂言
常稱見恪遂死

出宛
魂志

周武帝好食雞卵一食數枚有監膳儀同名拔虎常進御食有寵隋文帝卽位猶復監膳進食開皇中暴死而心尚暖家人不忍殯之三日乃蘇能語先云舉我見至尊爲武帝傳說旣現而請文帝引問言曰始忽見人來喚隨至一處有大地穴所行之道徑入纔到穴口遙見西方有百騎來儀衛如王者俄至穴口乃周武帝也儀同拜之帝曰王喚汝證我事耳汝身無罪言訖卽入宮中使者亦引儀同令見宮門引入庭前見武帝與王同坐而有加敬之容使者令儀同拜王王問曰汝爲帝作食前後進白團幾枚儀同不

識白團顧左右左右教曰名雞卵爲白團也儀同卽答帝食白團實不記數王謂帝曰此人不記當須出之帝慘然不樂而起忽見庭前有鐵牀并獄卒數十人皆牛頭人身帝已卧牀上獄卒用鐵梁壓之帝兩脇剖裂處雞子全出俄與牀齊可十餘斛乃盡王命數之訖牀及獄卒忽然不見帝又已在王坐帝謂儀同云爲我相聞大隋天子昔與我共食倉庫玉帛亦我儲之我今身爲滅佛法極受大苦可爲吾作功德也於是文帝勅天下人出一錢爲追福焉臨外祖齊公親見問時節歸家具說

後隋大業中雍州長安縣有人姓趙名文若死經七日家人大斂將欲入棺乃縮一脚家人懼怕不敢入棺文若得活眷屬喜問所由文若報云當死之時見人引向閻羅王所問文若汝生存之時作何福業文若答王受持金剛般若經王歎云善哉此福第一汝雖福善且將示汝其受罪之處令一人引文若北行十步至一墻孔令文若入孔隔壁有人引手從孔中捉文若頭引出極大辛苦得度墻外見大地獄鑊湯苦具罪人受苦不可具述乃有衆多猪羊雞魚鵝鴨之屬競來從文若債命文若云吾不食汝身何故見

逼諸畜生等各報云汝往日時某年某月某處食我頭脚四支節節分張人各飲噉何故諱之文若見畜引實不敢拒逆唯知一心念佛深悔諸罪不出餘言求與諸畜得活之時具修福善報謝諸畜諸畜見爲修福一時放却其引使人過將文若至王所說見受罪處訖王付一椀釘令文若食之并用五釘釘文若頭頂及以手足然後放過文若得穌具說此事極患頭痛及以手足久後修福痛漸得差從爾已來精勤誦持金剛般若不敢遺漏寸陰但見道俗親疎並勸受持般若後因使至一驛廳上暫時偃息似如欲睡

于時夢見一青衣婦女急速而來請救乞命文若驚寤卽喚驛長問云汝不爲吾欲殺生不驛長答云實爲公欲殺一小羊文若問云其羊作何色答云是青殺牴羊文若報云汝急放却吾與價直贖取放之良由般若威力冥資感應也

唐殿中侍御醫孫廻璞濟陰人也至貞觀十三年從王車駕幸九成宮三善谷與魏太師隣家嘗夜二更聞外有人喚孫侍醫聲璞起出看謂是太師之命既出見兩人謂璞曰官喚璞曰我不能步行卽取璞馬乘之隨二人行乃覺天地如晝日光明璞恠訝而不

敢言二人引璞出谷歷朝堂東又東北行六七里至首嶺谷遙見有兩人持韓鳳方行語所引璞二人曰汝等錯我所得者是汝宜放彼人卽放璞璞循路而還往了了不異平生行處既至家繫馬見婢當戶眠喚之不應起度入戶見其身與婦並眠欲就之而不得但著南壁立大聲喚婦終不應屋內極明見壁角中有蜘蛛網中二蠅一大一小并見梁上所著藥物無不分明唯不得就牀自知是死甚憂悶恨不得共妻別倚立南壁久之微睡忽驚覺覺身已卧牀上而屋中闇黑無所見喚婦令起然火而璞方大汗流起

視蜘蛛網歷然不殊見馬亦大汗鳳方是夜暴死後至十七年璞奉勅馳驛往齊州療齊王祐疾還至洛州東孝義驛忽見一人來問曰君是孫迴璞不璞曰是君何問爲答曰我是鬼耳魏太師有文書追君爲記室因出文書示璞璞視之則鄭國公魏徵署也璞驚曰鄭公不死何爲遣君送書鬼曰已死矣今爲太陽都錄大監故令我召君迴璞引坐共食鬼甚喜謝璞璞請曰我奉勅使未還鄭公不宜追我還京奏事畢然後聽命可乎鬼許之於是晝則同行夜則同宿遂至閿鄉鬼辭曰吾取過所度關待君璞度關出西

門見鬼已在門外復同行至滋水鬼又與璞別曰待君奏事訖相見也君可勿食葷辛璞許諾既奏事畢而訪鄭公已薨校其薨日則孝義驛之前日也璞自以必死與家人訣別而請僧行道造像寫經可六七日夜夢前鬼來召引璞上高山山巔有大宮殿旣入見衆君子迎謂曰此人修福不得留之可放去卽推璞墮山於是驚悟遂至今無恙矣迴璞自爲臨說唐冀州頓丘縣有老母姓李年可七十無子孤老唯有奴婢兩人家鎮沽酒添灰少量分毫經紀貞觀年中因病氣斷死經兩日凶器已具但以心上少温然

始蘇活口云初有兩人並著赤衣門前召出之有上符遣追便卽隨去行至一城有若州郭引到側院見一官人衣冠大袖憑案而坐左右甚多階下大有著枷鎖人防援如生官府者遣問老母何因行濫沽酒多取他物擬作法華經已向十年何爲不造老母具言酒使婢作量亦是婢經已付錢一千文與隱師卽遣追婢須臾卽至勘當元由婢卽答四十放還遣問隱師報云是實乃語老母去放汝七日去經了當來得生善處遂爾得活復有人問勘校老母初死之時婢得惡忤久而始蘇腹背青腫蓋是四十杖迹隱禪

師者本是客僧配寺頓丘年向六七十自從出家卽頭陀乞食常一食齋未嘗暫輟遠近大德並皆敬慕老母死之夜隱師夢有赤衣人來問夢中答云造經是實老母乃屈鄉閭眷屬及隱禪師行道雇諸經生衆手寫經經了正當七日還見往者二人來前母云使人已來並皆好佳聲絕卽死隱師見存道俗欽敬唐東宮右監門兵曹叅軍鄭師辯年未弱冠時暴爲死三日而蘇自言初有數人見收將行入官府大門見有囚百餘人皆重行北面立凡爲六行其前行者形狀肥白好衣服如貴人後行漸瘦惡或著枷鎖或

但去巾帶皆行連袂嚴兵守之師辯至配入第三行
東頭第三立亦去巾帶連袂辯憂懼專心念佛忽見
生平相識僧來入兵團內兵莫之止因至辯所謂曰
平生不修福今忽如何辯求哀請救僧曰吾今救汝
得出可持戒耶辯許諾須臾吏引入諸囚至官前以
次訊問至門外爲授五戒用瓶水灌其額謂曰日西
當活又以黃帔一枚與辯曰披此至家繫置淨處也
仍示歸路辯披之而歸至家繫帔置牀角上旣而目
開身動家人驚散謂欲起屍唯母不去問曰汝活耶
辯曰日西當活辯意時疑日午問母母曰夜半方知

死生相違晝夜相反旣至日西能食而愈猶見帔在
牀頭及辯能起帔形漸滅而尚有光七日乃盡辯遂
持五戒後數年有友人勸食猪肉辯不得已食一爨
是夜夢已化爲羅刹爪齒各長數尺捉生猪食之旣
曉覺口腥唾出血使人視滿口盡是凝血辯驚不敢
復食肉又數年娶妻妻家逼食後乃無驗然而辯自
五六年來臭常有疔瘡洪爛然身不能愈或恐以破
戒之故也臨昔與辯同直東宮見其自說云爾

右此
五驗

出冥
報記

唐右金吾兵曹京兆韋知十至永徽中煮一羊脚半

日猶生知十怒家人曰用柴十倍於常不知何意如此更命重煮還復如故乃命剖之其中遂得一銅像長徑寸焉光明照灼相好成就其家一生不敢食酒肉中山郎餘令親聞說之

唐雍州萬年縣閭村卽灞渭之間也有婦姓謝適同縣元氏有女適廻龍村人來阿照謝氏未微末亾龍朔元年八月託夢於來氏女曰我爲生時酤酒小作升方取價太多量酒復少今坐此罪於北山下人家爲牛近被賣與法界寺夏侯師家今將我向城南耕稻田非常辛苦及寤其女涕泣爲阿照言之至二年

正月有法界寺尼至阿照村女乃問尼尼報云有夏侯師是實女卽就寺訪之云近於北山下買得一牛見在城南耕地其女涕泣求請寺尼乃遣人送其女就之此牛平常唯一人禁制若遇餘人必陸梁舐觸見其女至乃舐其遍體又流淚焉女卽憑夏侯師贖之乃隨其女去今現在阿照家養飼女常呼爲阿娘承奉不闕京師王侯妃媵多令召視競施錢帛

唐龍朔元年洛州景福寺比丘尼修行房中有侍童任五娘死後修行爲五娘立靈經月餘日其姊及弟於夜中忽聞靈座上呻吟其弟初甚恐懼後乃問之

答曰我生時於寺上食肉坐此大苦痛我體上有瘡恐汚牀席汝可多將灰置牀上也弟依其言置灰後看牀上大有膿血又語弟曰姊患不能縫衣汝大藍縷宜將布來我爲汝作衫及鞵弟置布於靈牀上經宿卽成又語其姊曰兒小時患瘡遂殺一螻蟬取汁塗瘡得差今入刀林地獄肉中現有折刀七枚願姊慈流爲作功德救助知姊前迫交不濟辦但隨身衣服無益死者今並未壞請以用之姊未報問乃曰兒自取去良久又曰衣服已來見在牀上其姊試往觀之乃可斂之服也遂送淨土寺寶獻師處憑寫金剛

般若經每寫一卷了卽報云已出一刀凡寫七卷了乃云七刀並得出訖今蒙福助卽往託生與姊及弟哭別而去吳興沈玄法說淨土寺僧智整所說亦同

右此三驗出冥報拾遺

依宣律師感應記云四天王等告宣師曰佛在世時放大光明佛告天人龍鬼神等我之正法滅後多有諸比丘執我小乘教迹不解毗尼意導我聽諸比丘食肉於是諸比丘等在僧伽藍內殺害衆生猶如獵師屠肆之處復有比丘純著繒帛遊行姪女酒肆之舍不習三藏不持禁戒痛哉苦哉諸惡比丘謗讟我

教舌何不落告諸比丘我於無量劫來捨頭目髓腦
或於飢饉世作大肉身施彼餓者或內外財施未曾
慍惜從初發心乃至成佛豈教弟子噉眾生肉耶我
既涅槃諸惡比丘次補我處爲天人師開導眾生令
得道果豈有天人之師口噉眾生肉耶我初成道時
雖開毗尼中聽食三種淨肉亦非四生之類是諸禪
定之肉是不思議肉非汝所知何故謗讟我教我於
涅槃楞伽經中一切生命雜肉皆已斷訖不聽持戒
之人食諸眾生身肉若有惡比丘導毗尼教中聽食
魚肉聽著蠶衣者此是魔說我成道已來至於涅槃

唯服麤布白氎三衣未著繒帛何爲謗我耶
穢濁篇第九十四

述意部

夫五陰虛假四大浮危受斯僞質事等盡瓶感此穢
形又同坏器內外無實觸塗皆染加復閻浮穢質不
淨充軀常食酒肉恒食葷辛臭氣上衝諸天衣裂善
神捨衛惡鬼交侵凡夫僧尼尚不樂近何況聖賢而
不遠離兼復八苦煎逼九橫摧年念念遷流心心起
滅徒染六情終墜三惡願各修身淨其心口也

五辛部

如楞伽經云佛言大慧如是一切葱韭薤蒜臭穢不淨能障聖道亦障世間人天淨處何況諸佛淨土果報亦如是又涅槃經云乃至食葱韭蒜薤亦皆如是當生苦處穢汗不淨能障聖道亦障世間人天淨處何況諸佛淨土果報亦如是能障聖道能損善業能生諸過又雜阿含經云不應食五辛何等爲五一者木葱二者葷葱三者蒜四者興渠五者蘭葱又梵網經云若佛子不得食五辛大蒜葷葱慈葱蘭葱興渠是五種不得食又五辛報應經云七衆等不得食肉葷辛讀誦經論得罪有病開在伽藍外白衣家

服已滿四十九日香湯澡浴竟然後許讀誦經論不犯又僧祇十誦五分律等更無餘治開病比丘服蒜聽七日在一邊小房內不得卧僧牀縛衆大小便處講堂處皆不得到又不得受請及僧中食不得就佛禮拜得在下風處遙禮七日滿已濕浴熏衣方得入衆若有患瘡醫教須香治者佛令先供養佛已然後許塗身還在屏處一同前法

耶

出家性潔尚令作法如是沈穢俗凡人輒開食

嚏氣部

如僧祇律云若在禪坊中嚏者不得放恣大嚏若嚏

來時當忍以手掩鼻若不可忍者應手遮鼻而嚏勿涕唾汗比座若上座嚏者應言和南下座嚏默然又四分律云時世尊嚏諸比丘呪願言長壽時有居士嚏及禮拜比丘佛令比丘呪願言長壽又僧祇律云佛言若急下風來者當制若不可忍者當向下坐若得在前縱氣若氣來不可忍者當下道在下風放之又毗尼母經云氣有二種一者上氣二者下氣上氣欲出時莫當人張口令出要迴面向無人處張口令出若下氣欲出時不聽衆中出要作方便出外至無人處令出然後入衆莫使衆譏嫌汗賤入塔時不

應放下氣安塔樹下大衆中皆不得令出氣師前大德上座前亦不得放下風出聲若腹中有病急者應出外莫令人生汗賤心

便利部

如優鉢祇王經云伽藍法界地漫大小行者五百身墮拔波地獄後經二十小劫常遣肘手抱此大小便處臭穢之地乃至黃泉又毗尼母經云諸比丘住處房前間處小便汗地臭氣皆不可行佛聞之告諸比丘從今已去不聽諸比丘僧伽藍處處小行當聚一屏猥處若瓦瓶若木笕埋地中就中小行已以物蓋

頭莫令有臭氣又毗尼母經云若上厠去時應先取
籌草至戶前三彈指作聲若人非人令得覺知若無
籌不得壁上拭不得厠板梁柱上拭不得用石不得
用青草土塊軟木皮軟葉奇木皆不得用所應用者
木竹葦作籌度量法極長者一搩手短者四指已用
者不得振令汗淨者不得著淨籌中是名上厠法籌
法上厠有二處一者起止處二者用水處用水處坐
起褰衣一切如起止處無異厠戶前著淨瓶水復應
著一小瓶若自有瓶者當自用若無瓶者用厠邊小
瓶不得直用僧大瓶水令汗是名上厠用水法塔前

衆僧前和尚阿闍梨前不得張口大洩唾著地若欲
洩唾當屏猥處莫令人惡賤是名洩唾法又三千威
儀云若不洗大小便比丘得突吉羅罪亦不得淨僧
座具上坐及禮三寶設禮無福德又至舍後上厠有
二十五事一欲大小便當行時不得道上爲上座作
禮二亦莫受人禮三往時當直低頭視地四已往當
三彈指五已有人禪指不得逼六已上正住彈指乃
踞七正踞中八不得一足前一足却九不得令身倚
十斂衣不得使垂圍中十一不得大咽使面赤十二
當直視前不得顧聽十三不得汗壁十四不得低頭

視園中十五不得視陰十六不得以手持陰十七不得草蓋地十八不得持草畫壁作字十九用水不得大費二十不得汗漉二十一用水不得使前手著後手二十二用土當三過二十三當用澡豆二十四三過用水二十五設見水草土盡當語直日主者若自手取為善又僧祇律云大小行已不用水洗而受用僧座具牀縛得罪又十誦律云不洗大行處不得坐卧僧卧具上得罪又摩德勒伽論云不洗大小行處不得禮拜餘無水處若為非人所瞋水神所瞋或為服藥等開不犯又三千威儀經云不洗淨禮佛者設

禮無功德也又雜譬喻經云有一比丘不彈指來大小便潑汗中鬼面上魔鬼大恚欲殺沙門持戒魔鬼隨逐伺覓其短不能得便既知此事上廁必須警噓作聲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貧人名曰尼提極貧下賤常客除糞佛知應度即將阿難往到其所正值尼提擔糞出城而欲棄之瓶破汗身遙見世尊深生慚愧不忍見佛佛到其所廣為說法即生信心欲得出家佛使阿難將至河中與水洗訖將詣祇洹佛為說法得須陀洹尋即出家得阿羅漢果國人及王聞其出家皆生怨恨云何佛聽此人出家波斯匿王即

往佛所欲破此事正值尼提在祇洹門大石上坐縫
補故衣七百諸天香華供養王見歡喜請通白佛尼
提比丘身没石中出入自在通白已竟王到佛所先
問此事向者比丘姓字何等佛告曰是王國中下賤
之人除糞尼提王聞佛語謗心卽除到尼提所執足
作禮懺悔辭謝王白佛言尼提比丘宿作何業受此
賤身佛告王曰昔迦葉佛入涅槃後有一比丘出家
自在兼捉僧事身暫有患懶起出入便利器中使一
弟子擔往棄之然其弟子是須陀洹以是因緣流浪
生死恒爲下賤五百世中爲人除糞由昔出家持戒

功德今得值佛出家得道

以是義故不得房內便利具招前罪數見俗人懈怠

不能自運置穢器在房便利令他日別將棄未

來定墮地獄縱得出獄猶作猪狗蜚蜋廁蟲也

又佛

說除災患經云佛告阿難乃前世過去迦葉佛時人
壽二萬歲佛事終竟復捨壽命爾時有王者名曰善
頸供養舍利起七寶塔高一由延一切衆生焚燈燒
香香華繒綵供養禮事時有衆女欲供養塔便共相
率掃除塔地時有狗糞汗穢塔地有一女人手撮除
棄復有一人見其以手除地狗糞便唾笑之曰汝手
以汗不可復近彼女逆罵汝弊婬物水洗我手便可
復淨佛天人師敬意無已手除不淨已便澡手遶塔

求願令掃塔地汗穢得除令我世世勞垢消滅清淨
無穢時諸女人掃塔地者今此會中諸女人是爾時
掃地願滅塵勞服甘露味爾時以手除狗糞女者今
柰女是爾時發願不與汗穢會所生清淨以是福報
不因胞胎臭穢之處每因華生以其爾時發一惡聲
罵言姪女故今受是姪女之名以值佛聞法得須陀
洹又雜寶藏經云南天竺法家有一童女必使早起
淨掃庭中門戶左右有長者女早起掃地會值如來
於門前過見生歡喜注意看佛壽命旋促卽終生天
夫生天者法有三念自思惟言本是何身自知人身

今生何處定知是天昔作何業來生於此由見佛歡
喜善業得此果報感佛重恩來供養佛佛爲說法得
須陀洹又新婆沙論云昔怛叉尸羅國有一女人至
月光王捨千頭處禮無憂王所起靈廟見有狗糞在
佛座前尋作是思此處清淨如何狗糞汗穢其中以
手捧除香泥塗飾善業力故今此女人遍體生香如
栴檀樹口中常出青蓮華香若諸衆生由不護淨故
因內煩惱感諸外穢故論頌言

世間諸穢草

能穢汗良田

如是諸貪穢

穢汗諸含識

世間諸穢草

能穢汗良田

如是諸瞋穢 穢汗諸含識 世間諸穢草

能穢汗良田 如是諸癡穢 穢汗諸含識

又賢愚經云佛在世時羅閱城邊有一汪水汗泥不淨多諸糞穢國中人民以屎尿投中有一大蟲其形像蛇加有四足於其汪水東西馳走或沒或出經歷年載常處其中受苦無量爾時世尊將諸比丘至彼坑所問諸比丘汝識此蟲宿緣行不諸比丘咸言不知佛言毗婆尸佛時有衆賈客入海取寶大獲珍寶平安還到選寶上者用施衆僧規俟僧食僧受其寶付授摩摩帝於後僧食向盡從其求索不與衆僧苦

索摩帝瞋恚而語之言汝曹噉屎此寶屬我何緣乃索由其欺僧惡口罵故身壞命終墮阿鼻地獄身常宛轉沸屎之中九十一劫乃從獄出今墮此中自從七佛已來皆作其蟲至賢劫千佛各各皆爾又百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尊者舍利弗大目犍連設欲食時先觀地獄畜生餓鬼然後方食目連見一餓鬼身如樵柱腹如太山咽如細針髮如錐刀纏刺其身諸支節間皆悉火出呻吟大喚四向馳走求索屎尿以爲飲食疲苦終日而不能得卽問鬼言汝造何業受如是苦餓鬼答言有日之處不煩燈燭

如來世尊今現在世汝可自問我今飢渴不能答汝爾時目連尋往佛所具問如來所造業行受如是苦具以上問爾時世尊告目連曰汝今善聽吾爲汝說此賢劫中舍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常令僕使壓甘蔗汁以輸大家有辟支佛甚患渴病良醫處藥教服甘蔗汁病乃可差時辟支佛往長者家乞甘蔗汁時彼長者見來歡喜勅其婦富那奇我有急緣定欲出去汝今在後取甘蔗汁施辟支佛時婦答言汝但出去我後自與時夫出已取辟支佛鉢於其屏處小便鉢中以甘蔗汁蓋覆鉢上與辟支佛

辟支受已尋知非是投棄於地空鉢還歸其後命終墮餓鬼中常爲飢渴所見逼切以是業緣受如是苦佛告目連欲知爾時彼長者婦今富那奇餓鬼是佛說是時諸比丘等捨慳貪緣厭惡生死有得四沙門果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頌曰

噉他身血肉

貪毒無慈矜

養茲身穢質

蟲窩內消融

不護僧淨器

受此廁中蟲

後報入地獄

苦痛未知窮

感應緣

畧引
三驗

宋釋慧果

齊釋弘明

唐謝弘敬妻許氏

宋京師瓦官寺有釋慧果婺州人少以蔬食苦行自業宋初遊京師止瓦官寺誦法華十地嘗於廁前見一鬼致敬於果云昔爲衆僧作維那小不如法墮在噉糞鬼中法師德素高明又慈悲爲意願助以拔濟之方也又云昔有錢三千文埋在柿樹根下願取以爲福果卽告衆掘取果得錢三千文爲造法華一部并設齋後夢見此鬼云已得改生大勝昔日果以宋

太始六年卒春秋七十有六

齊末明中會稽釋弘明者止雲門寺誦法華禮懺爲業每旦水瓶自滿實諸天童子爲給使也又感虎來入室伏牀前久之乃去又見小兒來聽經云昔是此寺沙彌爲盜僧厨食今墮廁中聞上人讀經故力來聽願助方便冀免斯累明爲說法領解方隱後山精來惱明乃提取以腰繩繫之鬼謝遂放因之未絕

驗出梁高僧傳

唐吳王文學陳郡謝弘敬妻高陽許氏武德初年遇患死經四日而蘇說云被二三十人拘至地獄未見

官府卽聞喚雖不識面似是姑夫沈吉光語音許問云語聲似是沈丈何因無頭南間人呼姑姨夫皆爲某姓丈也吉光卽以手提其頭置於膊上而語許曰汝且在此間勿向西院待吾爲汝造請卽應得出遂於語處而住更不東西看其吉光栖遑似有經記凡經再宿吉光始來語許云汝今此來王欲令汝作其女伎儻引汝見不須道解絃管如其不爲所悉可引吾爲證也少間有吏抱索引入王果問之解絃管不許云不解復云沈吉光具知王問吉光答云不解王曰宜早放還不須留也于時吉光欲發遣卽共執案

人籌度不解其語執案人云娘子功德力雖強然爲先有少罪隨便受却身業俱淨豈不快哉更別引入一大院其門極小亦大見有人受罪許甚驚懼乃求於主者曰生平修福何罪而至斯耶答曰娘子曾以不淨益盛食與親須受此罪方可得去遂以銅汁灌口非常苦毒比蘇時口內皆爛光卽云可於此人處受一本經記取將歸受持勿怠自今已去保年八十有餘許生曾未誦經蘇後遂誦得經一卷詢訪人間所未曾有今見受持讀誦不闕其經見在文多不載蘇活之後吉光尚存以後二年方始遇害凡諸親屬

有欲死者三年以前並於地下預見許之從父弟仁

則說之云爾右此一驗出真報記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一十三

校譌 第二紙二行從疑 第三紙五行東南 第五紙

六行幼宋 第六紙九行臨南 第九紙二十行忤宋

南藏作約 第十二紙十五行深 第十三紙七行導疑當 第十

九紙十行意宋 第二十紙南藏無摩字

音釋 暖正作暖烏代 讐之涉切 醜直禁 嚮力充切

也 灞必駕切 舐丁禮切 媵以證切從 嚏都計切

水名 觸也 嫁女也 與嚏同

太倉王夫人章氏施寶刻此 法苑珠林第一百十三卷 吳江比丘明

覺對 甌寧唐士登書 建陽鄭友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